

張競生著

偉大怪惡的藝術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815-07  
311

15-2

1904

## 序

本書第二章所介紹的是爛熯派首領魯俄著名的序文（是他在所譯「格隆威」劇的序文）在文學界曾經起了極大的革命。由這序的影響，而藝術方面加上了「怪惡」的材料；思想方面而有自由的爭取；文字方面竟得了白話文與白話詩的解放。其影響之大，百年之後，我國「五四」以後的新文學運動尚受其餘波所播及。可惜我國新文學運動諸人胆量太小，學識太薄，祇於文字方面的解放稍收成績；至其思想仍然保守了奴隸式的傳統觀念；更可惜是在政治上對於神聖不可侵犯的思想自由，未能作澈底的要求，以至今日已被摧殘殆盡；最缺點是彼等對於「怪惡」與「偉大」的藝術，毫未介紹提倡，以致新文學的色彩不濃厚，而無驚人的大出息。胆小如鼷的某某等不足論矣。半放脚的某某輩更不足取。可說彼等乃「假文學」的運動者。前事已成陳迹，深求也無用了。今後

所望於新文學鉅子者，鼓起大無畏的精神與不可禦的勇氣，以露俄此序爲勸驅，以我們所加入的爲後殿，於以建設一個真正的新文學。

去年——一千九百廿八年，法國文人發起了爛漫派的「百年大紀念」，即紀念露俄此序在一千八百廿八年的誕期，即紀念此序經歷一百年期間的大成功。由昔例今，將西比東，我們逆料露俄此序在我國上不久也必收了極大的效果。否則，我國文學界尙未達到新文學的程度。否則，必有一種阻力妨礙其進行。但不論如何，我國如有文學界這個名詞存在，則遲早必有一日開了思想自由之花，熱情表示之果，與蔓延而成了一「偉大與怪惡的藝術」的枝葉。這是人類一種自然進化的程序，不是個人與一部份的勢力所能遏止的。

至於本書第一章所論列的，一面，我們將露俄大意作爲較詳細的解釋以便國人易於領會。因他所說的僅有歐洲一方的文學，今將我國的加入去，使閱者不至於茫無頭緒可尋。別一方面，我們又加上了一個極重要的意見，即在解釋「

偉大」與「怪惡」乃是二而一，彼此相因而至的。露俄以爲偉大自偉大，怪惡自怪惡，新文學應當偉大，但又應當怪惡。但我們竟謂偉大便是怪惡，怪惡便是偉大，這其間連帶的關係，讀者看第一章後自能明白。這是新文學最重要的基礎，有此，今後的新文學又更有遠大的翅膀了。

在末後又附上拙作「袁世凱」一劇，聊供讀者作一譬喻，作一怎樣將怪惡變成偉大的方法而已。

民國十八年五月張競生序於巴黎「旅歐譯述社」

## 目次

- 一 偉大與怪惡的觀念……………一
- 二 興奮與苦悶的由來（附繡幔派圖畫十七幅）……………一九
- 三 自由與熱情的表現……………三五
- 四 露俄著名的序文……………四一
- 五 人情劇袁世凱……………八三



從前文學與一切藝術，只重在善良與悲哀的描寫。這是未能包括人生的真相與自然的真理的。因為自然上一切物，尤其是人類，不僅有善的，美的，高尚的一面，而且有惡的，醜的，卑鄙的另一面。人生真相原來就是這些複雜與矛盾的性格所合成。藝術而忘却了這個兩面的人生，無怪所寫的只有善良與悲哀的心情而缺乏了凶惡與談諧的材料，由是而藝術上免不了一種不完全與不切實的缺點。

自千八百廿八年露俄的序文出後，「怪惡」的材料在人生與藝術上的重要始為人所認識。而後新的文學——完全的文學，「人情的文學」始得了世人的重視。新的藝術，真的術藝，悲與喜，善與惡，高尚與卑鄙，偉大與矮小同在一氣去描寫的藝術始告成功。

露俄研究文學的進化有三階級：第一是神歌，第二是英雄詩，第三是「人情劇」，（廣義為「人情文學」）人情劇固然集神歌與英雄詩而成，但自有其獨具



的性質。惟他，始能將人類複雜與矛盾的性格表現出來。他有偉大的可頌，又有怪惡的可恨。尤其是有了怪惡這個材料，照露俄說，而後人情劇始能成立。

怪惡，不錯，這個材料是有二種作用的。第一，就個人說，因其有怪惡所以成爲人性。其怪惡少而偉大者則成爲大人物，他正因其在怪惡相形之下而愈顯出其偉大的價值。在別人說，因甲的怪惡，而可表現乙的偉大；有「丑」的醜陋，而後有「生」的清高；有「淨」的兇橫，而後有「外」的沉靜；有婢的癡黠，而後顯出小姐的驕貴。怪惡是一種陰影，有他，而後圖畫更爲顯明。這是一種穿插，有他，而後人生始不枯燥。這是一種襯托，有他，而後劇台始有色彩。

古時，悲劇與喜劇分離，至人情劇而後悲喜相合，這是怪惡在藝術上的別一種作用之功。惡人因其陰險，奸詐，欺騙，造謠，播弄，兇狠，遂致生出種種的悲劇。但怪人因其粗陋，愚蠢，奇異，古怪，談諧與混賴又能引起人笑樂而

生出種種的喜劇。故此，可知有怪惡，而後悲劇與喜劇自能合爲一塊而成爲人情劇了。

然則怪惡在人生的意義與藝術的作用，確實均是佔了極重要的位置。可惜前人忽略此層，或則雖偶然見到，但也未曾視爲緊要，而終未將他隆重寫出。這個在歐洲的希臘，羅馬，時代以至於中世紀如此。在我國可說到今日尙是如此。

所以，若問我國的文學界曾到露俄所說的第三期——人情文學也未？作者，對於怪惡的觀念已經了解也未？怪惡的材料在藝術上已經得了重要的位置也未？我們可說未，未，未！

元明劇本，大都有丑淨加入。至於明代（？）的水滸傳，不必說，更是以怪惡爲大綱。但水滸傳的作者，並未深知怪惡在人性與藝術之重要，不過所寫的事情是盜賊，而加以天才的發展，遂能寫得那樣怪惡可怕。故可說這是一種偶然

的碰到，並非作者有意提倡；所以，最多祇能說水滸傳是「怪惡藝術」的萌芽，但尙不是成立的時代。因除此書外，社會毫無此種作風，而且作者祇看怪惡是一種變態，而不知此爲人性應有之事情也。自水滸傳而後，經過紅樓夢以至今日，尙未有新文學的建設，爲的，就在不知怪惡的觀念，同時也不知「偉大」的意義之緣故。

可是，我們並不因此而減少了研究「怪惡」在水滸傳的觀念之興趣。這是一種新文學的萌芽，其關係於今後新藝術的成立至深且大，故我們在此應該來多說一點。

水滸傳最寫得好的當是宋江，魯智深，武松，尤其是李逵諸人。因此諸人偉大與怪惡的性格俱有，故能寫得極真實與有聲有色。宋江，人甚好險，但極有手段；有胥吏式的習氣，而又有英雄的氣概。喜交納豪傑，樂救人患難，而施予甚慷慨，但極猥靡，懦怯與怕死。他是僞君子的代表人物。至於李逵，這個

怪惡的李煞星，則特與他相反。李的誠實，返映宋的奸詐，李的好殺，返映宋的婦人之仁；李的傲侮，返映宋的謙恭；李的勇氣，返映宋的柔弱。他們矛盾的性格，兩兩相映以成趣。此義，惟有金聖嘆看得出。金說水滸傳作者故意以李逵襯托宋江，故每遇宋江有所表示時，必同時插入李逵以相譁。因此水滸傳的結構，甚嚴密而有趣，其文筆遂能盡擒宋放李的能事。我想聖嘆也不知此種怪惡與偉大互相矛盾的藝術之真意義，不過偶然見及而已。但見得甚深切，故在此等處上批得也甚好，可惜今日新式的水滸傳本將「金批」一概刪去了。

魯智深與武松，也是高尚與卑鄙，偉大與怪惡混合一氣的人物，所不同是，魯怪惡得甚粗陋，而武的怪惡則甚精細。

水滸傳寫魯智深打死鎮關西時，何等怪惡，而其偉大則在純粹以俠義救護金翠蓮父子於險。至於寫其醉後，向着金剛像誤爲人類時，他這樣說：「你這個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於是拿起了一把折

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打得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這真凶得可怪，怪得可怕了。到後，「智深吐了一回，爬上禪床，解了纜，把直裰帶子都必剝剝地斷了，脫下那隻狗腿來，他道：「好！好！正肚餓呢，」扯來便喫。」他喫後，又把那些賸的狗肉向那鄰右的僧人滿口塞進。及後，又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將那些勸他的僧人亂打。這又是凶得可怕，怪得可笑了。

論及武松的寫法，便不是這樣粗陋。武松雖是怪惡，但極乖覺，他是英雄式的怪漢。他不怕死，不怕痛苦，而極以情義爲重的怪傑。惟有他能這樣說：「都不要你衆人鬧亂，要打，也不於兜挖。我若是躲避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漢，從先打過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便不是陽穀縣爲事的好男子。」——「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

水滸傳的擅長處，就在能將這些怪惡的性格寫出，同時使人見出他們又是偉大的人物。因爲怪惡便是偉大，愈怪惡愈是偉大，例如武松殺潘金蓮及西門慶

時那些行爲都是怪惡與偉大的混合物。這是就自己個人說。又因寫個人的怪惡，愈易寫出別人的偉大，或矮小。例如寫魯智深的兇暴與偉大，自易同時連帶寫及長老的慈善，衆僧的弱小，鎮關西，崔道成，邱小乙等的淫亂。又如寫武松的高強，反面則寫得甚有趣味的三寸丁，被打殺的潘金蓮，西門慶，王婆，蔣門神及鴛鴦樓的人物等的鄙賤。其正面陪襯的人物，在魯智深則有林冲；而在武松則有施恩。

明乎此種矛盾而又複雜的結構，高尚與卑鄙相混中，悲慘而又有談諧的調劑，則知水滸傳洋洋灑灑，對於若干人的寫法各有性格而不相侵犯；對於若干文字之延長而不見喫力之緣故者，乃在於善能體認那些不相同的人格中而有一致和諧之可能，即在善能於怪惡中而求出彼等百零八人的共同性——偉大的性格。以是百零八人的性格雖極離奇參差，但彼此既以義氣爲重，這個偉大的義性，就是他們互相結合之共同點，也即水滸傳的總結構上，覺得甚緊密而無放鬆。

之所在。

紅樓夢，自然也是初期人情文學之傑作。他的偉大物是情，而其怪惡的對象也是情。嫂叔通奸，翁媳爬灰，以至一切奸淫邪亂，無奇不有，無惡不作。但真情，偉大之情，也因此而生。黛玉與寶玉互愛之情，實屬偉大。然此中也有怪惡可說者：黛玉的癖，寶玉的癡，黛玉善妒而寶玉多情，黛玉喜哭而寶玉好樂，黛玉思而寶玉不思，黛玉細心而寶玉曠放，凡此怪惡與矛盾的性格，而演成了黛玉寶玉兩人的憐惜與齟齬，以至於嬌嗔怨怒，一個病死而一個出家的結果。由此可見紅樓夢之佳處，就在能將這些複雜的人格深刻寫出，尤其是對於黛玉寶玉二人的怪惡與偉大處能夠維妙維肖地傳神繪聲。故雖無水滸傳寫怪惡與偉大那樣大手腕，但對於兒女深情的描寫，也算千古以來獨一的妙手了。

除了水滸傳，紅樓夢，較能描寫這些複雜的性格——怪惡與偉大——而外，三國志之寫曹操也尚可以。至於傳奇：西廂記雖詞曲佳妙，但構造平常，毫不

足取。這不過一對兒女調情的心理，其事未免簡單。若使鄭恆爭親，張生或至於見殺，而鶯鶯也因之而喪亡，把一邊爲情而動與一邊爲禮教而怯的心理，矛盾交戰的複雜，盡量寫出，則當較成完璧。桃花扇的結構已較西廂好，可惜，所寫賢奸的心情未能深刻。

總之，這是自然的定則，凡一部好的人情文學，必定在於描寫複雜與矛盾的性格上有十分體認。其體認程度高低，則其書之好壞優劣也因之判定。故水滸傳比紅樓夢好，紅樓夢比三國志好；而這三本小說比那兩本西廂，桃花扇的情節較好。

可是，如上所說，我們看這些在我國近世代表之文學，只能說是「新文學」的萌芽時代。因作者並未曉得人性複雜的心理，而又未能參透怪惡與偉大互相因果的大綱，所以未能實實在在建設一個新文學。至於歐洲文學作家在近代（約略與紅樓夢桃花扇同時代）的，於英有莎士比亞，尤較近的則有德國的哥德



，法國的魯俄等，均能看出鬼與神有同樣力量，善與惡常在一氣，怪惡與偉大是不能相離的大道理，故其描寫人心是極複雜與精微的混合物，遂而能夠建設一個新的文學——人情文學。

莎士比亞的劇本，其主人翁都是有兩重人格，怪惡與偉大的人格。今舉一例以概其餘。在「哈勒」(Hamlet)一劇，主人翁哈勒本極鍾情於奧斐麗小姐之人。及他知道其死父乃爲其叔王及母后所毒害之後，對於女人的情愛一變而爲鄙視與懷疑；先前的柔情一變而爲剛狠之氣。一心只在報父仇，但報仇之心甚高潔：當仇人有悔悟時則雖有可殺的機會尙肯爲之姑容；必待其罪惡貫盈而後始肯下手。這是偉大的報仇法。然當他誤殺其情人的父親時，則無絲微懊悔，又可見其戕忍之至。此外，寫奧斐麗，既悲情人顛狂，(因哈勒伴狂)又哀其父被殺，於是激成爲狂瘋而至於自溺。中間又極深刻描寫那個弑兄妻嫂而自立爲王的人之危險，與王后愛情人及愛子的天性交戰於中，終於釀成了后被斃，

王被殺，而哈勒則死於劍毒的大慘劇。

露俄在深攻莎氏劇之後，嘆服莎氏不愧為新文學的大家，因其於複雜與矛盾的人性都能面面寫到。於是露俄在自己所寫的歌劇名「赫拿尼」(Hernani)也頗學莎氏劇之所為。赫拿尼因要報父仇而為大盜，但當王將其情人給他時，他把父仇忘却而為愛情所克服了。然在合婚之夜，其婦的叔父要他踐約自盡，因前時，赫氏幾被王所得，幸得其婦的叔父（當時他正在謀娶她，雖為叔父但極對她顛倒者。）所救，曾經許以身報；到此，赫氏不能不聽命，遂於未交合之前飲藥而斃，此又見他以信守為重而以情愛為輕了。總之，我們見此劇的人物，尤其是赫氏，都極盡古怪與偉大之情致。

世人無全善之人，也無全惡之夫。怎樣善人，總有一些好偽。怎樣惡人，總有一些善德。原來人性就是這樣複雜與矛盾的。文學所描寫與藝術所表見的人物，乃是比較為傑出者，則其矛盾的性格當然更為顯現。哥德之寫浮士德乃是

一個老學究，但不能忘情於肉慾，於是「鬼伴」就來，羣魔交至。本想爲善，而所做的是惡。本是聽諸良心，而究之終爲「鬼訓」所戰勝，以至於姦少女，殺少女之兄，使少女爲世所鄙辱。在浮士德，雖是偉大，但其鬼伴也極其怪惡；怪惡的偉大，並不讓於浮士德的本身。這是一本最著名的描寫雙重人格之書者。世上原無鬼，但各人總有鬼附身。一切惡行都是代表鬼之偉大，不是人性所能解除者。

★

★

★

★

上文已將怪惡與偉大的相關係上說了大概了。而且說到歐洲近代作家，因其能將「怪惡」加入爲藝術的材料去，所以能建設新文學——人情文學，此其義，乃爲露俄所發明。

但他所不知者，第一是：怪惡在相當情形之下，變成偉大之後，並非怪惡。第二，藝術所重的偉大，另有一種特別的意義。今將第一事先說。

(Sublime) (有譯爲「壯美」者)：原有偉大與怪惡二個意義在內。因其太偉大了，未免使人見出怪惡。因爲人類太卑小，見了偉大，不免生出可怕的心情，遂而覺得爲怪惡。例如獨自一人立於危岩之下，深坑之上。舉頭只見雲在飛揚，低視則黑暗不見底有何物。於是觀者自己覺得微小，似不免爲周圍的危險所迫害者，於是不免心驚脈跳以至於頭昏，其足下好似站不穩，如將墮墮於坑底一樣。觀者到此不但覺得巉岩，深坑，爲怪惡；即在頭上的飛雲與麗日也均覺爲怪惡了。實則，深坑自深坑，偉大則有之。但人因其深密不可測度，所以覺得爲怪惡而忘其偉大。推而至於駐足高山之巔，肆神於無邊之海，或在大樹林之內，或立於荒野之中，因其山高，海大，林深，野荒，遂而覺得身處其中者有一種不自安的狀態，而同時對於這些外象又不免覺得爲怪惡了。

凡普通人物對於大人物的偉大思想與行爲，也常爲之發生了一種怪惡的觀念。因爲普通人太卑小了，一見他們的偉大，就不免了生出疑懼。故天才家常被

世人認爲瘋狂。他們的思想與行爲的偉大，總不能求得當時人了解的。故每個時代的代表人物，總不能不蒙了「怪傑」的惡名。

藝術既以介紹「代表人物」爲目標。故其所描寫的當然是偉大的心情與行爲。但在此應該注意是「偉大」這個意義，在藝術上有特別作用。他不是如道德家之以善良爲偉大。藝術的「偉大」，乃是「代表」「特出」之意義；或者是善，或者是世俗之所謂惡。可是，這些世俗善惡的觀念，於他都無足輕重的。他所要的是「代表人物」；「特出的」「超人的」心情與行爲。在藝術上，李達與賈寶玉乃是同樣價值。李達好殺人，不錯，但他是「代表人物」，所以他的行爲是偉大，雖則在世人看則爲怪惡了。

由此而論，藝術只有一件代表物——偉大，並非如露俄等所說有兩種——偉大與怪惡。藝術所寫的只是偉大，雖則他人見的或爲偉大，或爲怪惡。即使其所寫的爲怪惡，仍然不是怪惡，仍然爲偉大。例如寫李達救宋江時：「一身亦

條條，輪起兩斧頭，大吼從窗上跳落刑場，把監斬官的頭砍了。」這不是怪惡的寫法，這是偉大的寫法。

要明白此意義，然後能寫出偉大，同時能寫出怪惡，同時怪惡才不妨礙爲偉大的表示，而後所寫的人物始能整個貫串，而後所描寫的始成爲高等的藝術。若如蠶俄所說，則不免於偉大與怪惡分家了，如此所寫的是蹩脚的人物了，安能成爲藝術。故須知人性是複雜的，但不是分離的。可以有兩三重人格，但不能分開，分開則變爲瘋狂之人了，安能成爲代表人物。故怪惡，在藝術上祇可視爲偉大的別名，或則爲其陰影，是助成而不是忤逆，是統屬而不是獨立。李達的斧頭，只可看爲他的陰影，但不是其代身。世人所謂善也可，惡也可。藝術，只要寫得偉大，只要寫得是代表人物，則雖所寫的材料是怪惡，但也變成其偉大了。

在自然上，心理，行爲上，固然有怪惡這件事。可是，這等怪惡，一經成爲

藝術品後，完全失却原來的意義，因為藝術與自然不相同處就在此。在藝術上，不論狗屎，骷髏，與及紅樓夢的傻大姐，以及水滸李逵的開口便是「什麼鳥，咬我鳥，」以及桃花扇的保兒刷馬桶所說：「龜尿龜尿，撒出小龜，鱷血鱷血，變成小龜，……」均是偉大化了，並不見得怪惡。最代表是波鐸黎在他惡之華所寫的雖是腐臭的尸骸與醜惡的事情，但這些腐朽者在他的藝術上已變成爲神奇了，故我們見的只是偉大，並非怪惡。

可是，騷俄雖在此種分析上不見精細，但他主張將怪惡加入藝術去，而創造了「怪惡與偉大混合」的新文學，將舊文學打倒，其功勳委實不少。我們不過再進一步以求藝術本有的使命而已。這個使命就是藝術所重者在偉大，在代表人物，在將怪惡變成爲偉大，在描寫怪惡時不見其爲怪惡而直視爲偉大，這確比騷俄所說的再進一步了，如此而後始能創造出一個「純粹偉大」的新文學。





## 二 興奮與苦悶的由來（附爛熯派圖畫十七幅）

藝術是自然的返映，但與自然不相同。自然有美也有醜，有香蕊也有狗屎。但藝術只求偉大，只求代表人物。他將自然之美者寫得更美，更美就是偉大；他將自然之惡者寫得更惡，更惡也便是偉大。故在自然上有美惡，而在藝術的返映上並無美惡之分，只有偉大一致。

爛熯派的藝術家（詩人、文學家、美術家等）比任何派較為注意於偉大的介紹。故爛熯派最喜歡到自然去，鑒賞自然，與自然合一而受自然的啓示。因要偉大，惟有向自然去尋求始能得到。高山峻嶺，大海之濱，平陽落日，夜間星辰



圖 一 第

，風號，雨狂，雪飄飄然，鳥叫泉喧，凡此自然景致，均能引動觀者起了偉大的觀感。以下三圖，可爲例證。

此一圖（第一圖）也，表示一個少年到那荒野，鑒賞自然的樂趣。這個草屋，這些野花，在海邊，石頭之間，在春陽靜穆之下，這個少年，鄙棄社會的濁淆，獨自夢想自然的偉大，不覺油然而生了至溫柔的情感，至偉大的心懷。故爛慢派的情感是偉大與溫柔的，因受自然的偉大與溫柔所影響之緣故。

這個爛熯派(第二圖)向往自然，向太陽，大樹林，微風習習中，張開他的心靈求與自然相會合，相覺悟。這是讀習藝術時最好的環境。

第 二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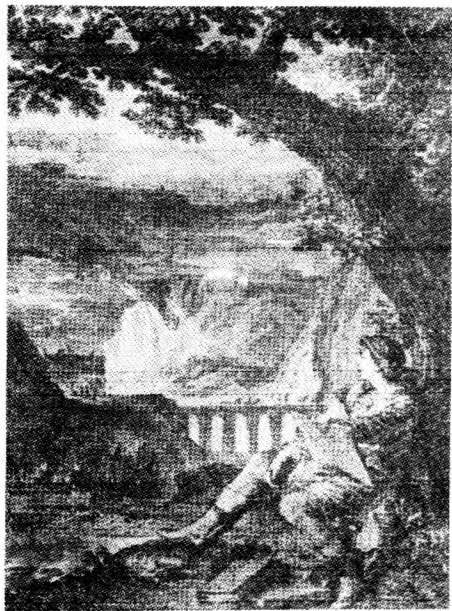


詩文。這個直接感受的天籟，當然能寫出美麗與偉大的藝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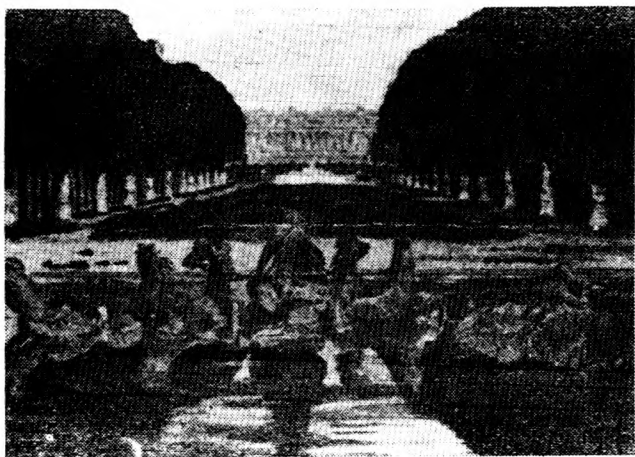
這個(第三圖)爛熯家，在瀑布之前，聽那潺潺之聲，如自然的天籟，的詔示，與啓悟，於以寫他的

因為爛慢派之感受自然，不從其平常處入手，而乃從其偉大與怪惡處夢想，故其表現的圖畫與文學也如這些自然的深奧，與奮與苦悶。所以爛慢派的藝術與古典派的古板不同處是，如

第三圖



下第四圖，為「凡爾賽」宮園，乃十七八世紀時之法國式，最足代表古典派的藝術者。其宮殿正正方方放在上，宮殿下的前庭，花園，青草甃與水池成爲極正直的子午線，兩邊又是齊齊整整的樹籬，如此合起來，雖然極整個的和諧。



第 四 圖

但此種極端的規矩準繩已與自然偉大和深奧之美不像了。無論此園怎樣廣大，但其意義總不深厚。只要一即便已了然，而終不見其偉大。

至於爛熳派的嗜好與其圖畫，則如第五圖之曲折迴旋，起伏凹凸，顯出超脫不整之妙。至如第六圖其名「鬼橋」，能將自然的怪惡，變成爲藝術的偉大。其第七圖，在樹陰蔚茂之下，在這個小小環境，自覺有無限大的自然景趣洋溢於其中。

圖 五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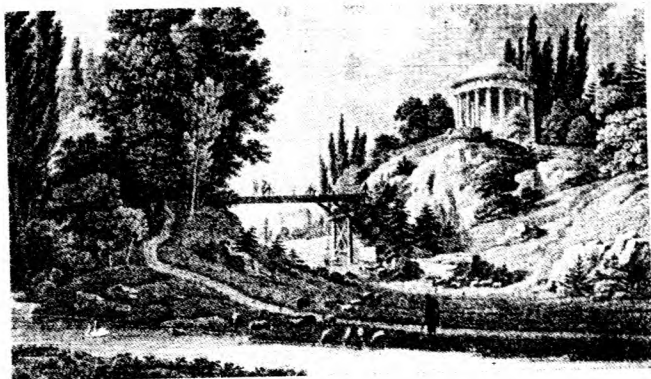


圖 七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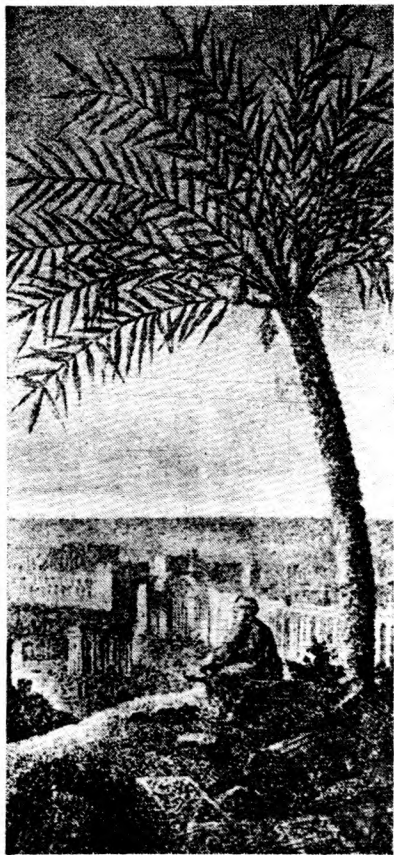


圖 六 第



此外爛漫派最喜歡鑒賞與表現的是那壯大的敗壘頽垣。

第八圖



這第八和下面的第九圖，乃是爛漫派特有的感受與藝術。在這些破碎的而又宏壯的古堡城基中，鑒賞者確能觸起了無限的感慨與悲哀。這又是由自然的怪惡而變為藝術上的偉大的一種好材料。

就上看來，爛熯派的心情與藝術有二特點：一、喜歡從自然的偉大處去探求；二、喜歡向著名的陳迹去憑弔。由前之追求偉大，而終難於完全達到，由是而起「興奮」的情操。由後之回想往迹，而嘆世事的無常，（或對人情有不足）由是而生了「苦悶」的心懷。故苦悶中而有興奮，即失望中而有希望，愁苦中而有快樂，才是真爛熯派的心情。論及囂俄未免太看重苦悶，而忘却了興奮一方面。

第九圖





圖 十 第



家特拉克辣爲哥德的浮士德及瑪格麗寫照者。老博士浮士德學貫古今，但一  
其殘年垂盡，則未免不悶從心來。在此片上，（第十圖）他向那個頭壳說：「可  
憐無物的頭壳，你那醜惡的牙齒磷磷，對我有何話說？」這是至無聊賴的念頭

殊不知只有苦悶，而無興趣，則恐連普通的生存尚不可能，安能望有創造。爛熯派樂於苦悶，不錯，但他們的苦悶乃有一種希企的快樂在內。下有二畫，乃爛熯派大

了，但浮士德，並不因此對於人生快樂而絕望。在第十一圖，瑪格麗等待變成青年的浮士德未來時，自己這樣說：「無他，一切生存均是重負了！」這個懷想，完全是苦悶嗎？恐興奮的份子更多呢。

最苦悶的，莫如丹丁在遊地獄時了。下圖，（第十二圖）也出於大家特拉克辣之手，描寫丹丁與薇支兒同遊地獄之狀，然而也有不少興奮之氣。因為丹丁，於寫地獄之詩後，再進而寫了遊天堂之歌，可見在地獄時的苦悶，並未阻止他

第十圖





圖 二 十 第

到天堂時的希望。

在我國最苦悶者莫如牡丹亭的杜麗娘遊園時所見的光景。但此中也具有不少的希望與興奮之神情。她唱：「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烟波畫船，錦屏人忒看得這韶光賤……」看這末句，她偏要生存，編要領略韶光的心事如見了。又如紅樓夢的林黛玉也是最苦悶的人者，但她也可算

為最有希望之女子，希望與寶玉結婚。及見此願成虛，她即變成爲極端的苦悶，可是已魂歸天上而不能再生存了。

所以，創造家，不是純粹苦悶的。於苦悶中而含有興奮與愉快。至於爛漫派乃從偉大處夢想，他的苦悶更爲積極，更想在苦悶中打出一條生路。他的苦悶，有

如情人的相思。相思愈苦，而所望愈大，其中心尤愈快樂。又有如第十三圖的「唱法國國歌者」，於無限鬱積中，在失敗中，仍然振起英風，向前復仇。又

第 十 三 圖





有如第十四圖，在沉舟近於死亡之際，忽見有救船遠遠來時的痛快。總之，我們要使人注意是「純粹的苦悶」，當不能創造多大藝術的。必要興奮與苦悶一氣，而後始能發展其充分的天才。在此層上，世人似乎有未完全了解者，故特為揭出。至於爛熳派的表示不但在苦悶中含有興奮，而且他有許多專事「談諧的藝術家」，更與苦悶完全相反了。這些「談諧的藝術」的影響甚大，到今日已成爲專門了。由此

圖 五十 第



圖 六十 第



圖 七十 第



(第十五圖)精神凱旋，(第十六圖)美神被拐，十五十六兩圖乃出爛漫派名家之手(普麗東)(第十七圖)乘在神馬之前者爲羅俄，其後爲許多爛漫家。最後爲大仲馬。在雲夢中想者爲詩人拉馬丁。這爲名畫家格蘭米詠讚之筆。

- 可知爛漫派的創造，除興奮外，尙有「快樂風流」的產品。在下附上三幅代表作品，以見爛漫派的藝術是多方的，而其情感是隨興所表示，不定限於一格的





### 三 自由與熱情的表現

「思想自由」的要求有三方面：（一）對於自己的心靈；（二）對於文字；（三）對於法律。

爛熳派最重要的解放，是心靈的自由。古典派的思想不自由；凡前人所未言的，後人則不敢言。後人只可重說前人話，以是陳陳相因，臭之又臭。一切既如機械的傳出，毫無自造的心靈，終於使人討厭，吐棄而後已。至於爛熳派乃重個人主義的，故他只說自己所喜歡的話。這樣任憑各人去主張，所以新思想的勃發有如春雨後的新筍。而且這樣新新不已，新到上天入地，震鬼驚神，將

人類的心靈充分發展出去。這是思想自由所得到的第一種好處。

其次，古典派對於現世事，只是安分守己，所謂「君子居其邦不非其大夫」，但求於世無忤就好了。這是鄉愿的存心而養成了社會上不生不死的「中庸性」。人莫哀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派的社會，人心全死，毫無一點生氣呢。在爛熳派，則認思想自由與政治自由為二個天經地義，而非別人所能侵犯的。以是他們對於政治及道德等主張，總具萬分勇氣，雖至因此而得罪也所不懼。露俄會因政治的意見與拿破侖第三相忤，至於被逐十九年之久，但他並不因此而灰心，卒之能推翻帝政而恢復共和，這是由思想自由而能同時得到政治自由的第二種好處。

由思想自由，對於科學的發明，道德的建設，尤其是藝術的創造，均有極端的助力。藝術之創造，全靠個人的心靈。前時一切人言之未必是，而天才家人言之未必非。雖則前人言之而是，而後人也不必依樣胡盧，應當另出心裁，

別求上進。至於道德的建設，初始時代，常起舊勢力的反動，若非予個人以自由，誰人又敢去創始。昔在十五六世紀時，有說地動者則招禁錮或火刑之禍，以是而知要科學的進化，思想自由尤屬必要。

心靈自由之外，文字自由，爲促成思想自由極重要的事。爛熳派的文字，乃一種天籟與心聲，一種自然的返映。心，口，文字，一樣相符，故爛熳派的文字當然是「白話式的文言」，不是如古典派仿效前人的古文體。爛熳派的文字，全由作者的天才去發揮。並無所謂體例，他自己創造體例。並無所謂習慣，由他自己去創造習慣。自由的文字，當然不是一定的格式所能拘束。藝術的文字——美的文字，全由個人的聰明將字句體裁組織得完善，使人看得神醉心賞就是了。紅樓不足法，水滸不足學，今日的白話文更不足取。自由的文字，是他自己的天籟與心聲，我想必是一種「混合的文字」，即在白話式中而含有詩意的字句；在極正體的國語中而又雜有方言；在極共同的表見中而有其作者個人特

別的性格；在極優美的典故中而又夾有不少的怪惡與粗陋在內。

末了，思想在法律上的自由，也當如在心靈與文字上同樣的要求。所謂思想自由，若非政治許以自由，其勢也難得到好成績。在此層上，我國憲法雖有規定，但無異等於空文。彼有勢力者，固然忌他人的敢言，但防口甚於防川，遲早必有潰決的一日。且思想不自由，則人民必成愚蠢，僅為敵人的資助而已，其於有勢力者，徒見國勢衰弱，終也同歸於盡了。故以勢力阻止思想自由，禁者也不見有利，反不如任其開放，較為彼此有得。

總之，自爛熳派出，政治自由與思想自由均見爭得，這些成績，應該歸功於他們的熱情。他們一切成功，均靠其熱情為主。有熱情，而後其詩文，小說，美術等均有吸引人的力量。有熱情，而後其情感與行為均能跳出俗人之圈套。故要為文藝家，尤其是要為爛熳派的藝術家，第一，當先有熱情。

到自然去，到高山，窮谷，巉岩，大林，與那無邊的大海去；聽那潮聲，風

聲，雨聲，鳥聲，泉聲；見那花之顏色，太陽，月亮，雲霓，星光；憑弔那偉大的名勝，荒野的丘墟，殘敗的古迹；探求那大人物的德行；多愛小孩，美人，老人；多與世離而常與大自然相接近；誠能如是，除非是生來便是枯燥無味的古典派；凡屬少年，只要有一點情趣與一點血性的少年，如此常與偉大的自然相接近，則未有不生出熱烈的情感者；有了熱烈的情感，則又未有不成爲爛熯派，新文學家，與藝術家者了。



#### 四 囂俄的序文

這篇譯劇（譯者按即「格隆威」劇，乃莎士比亞所作；爲囂俄所譯者，劇文甚長，不錄。）不是爲博得羣衆的感情，也不是有政治作用，更不是向禁止者討饒，尤不想與文學界合作，藉以恢復譯者已經被他們所貶落了的名譽。

他寫出來，也如經文所說；聊爲那些孤，窮，赤裸的眼睛看一看而已。

經過好久的遲疑，始決定爲此劇添上註解與序文。（即這一篇序文譯者）這些實在於讀者不關重要。讀者所要的僅在作者的才能。至於作者的觀念從何而去，與思想從何而來，凡此極少能夠改變讀者對於其書好壞的批評。好似參觀

了客廳的，極少再去參觀地窖；食了菓子了，誰又肯去研究樹根；故看一書的正文後，序與註解，實在等於閒文了。

況且，序與註解，不過常為增加原著的篇幅起見以為誇張門面之具而已。這種技術有如將軍臨陣，聊將行旅箱囊塞滿陣地以長軍容。可憐是註解多而序文長，竟將正文撇開一邊。其狀正如那些將行裝假陣勢的將軍們，遇交戰時，則靜靜地從炮火中間跑逃得無影無踪。

這種技術雖佳妙，但不是作此序者所願用。此劇原文已夠長，再用不着去吹大。並且此序文對於原劇有不少的批評，恐更引起許多誤會；故他對於原著，正如一個穿了奇裝的兵士站於陣前，只有引起敵人的攻點，終於保護少而誤事多呢。

然而我也有一種希望。明知世人不喜歡參觀地窖，但常願相其地基。故此序文，不願如何惹動批評者的怒氣，而終於寫出了。作者對於著述，成敗原不在



意，他人批評，更少亂其心胸。不過希望在這許多主義紛囂之中，乃竟出了一個雖無文采風流，但極富於自信，熱誠，勤苦而有文學興味之人來提出一個新的意見，也未算不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

我今所提出的全爲藝術一問題。對於原劇的好歹完全無關，而且也用不着去辯護。這是最無聊的事情，斷斷爲個人辯護及爲自己利益計算的。故今特爲聲明；此序所說毫無何種作用與能給予人何種曲解。這不過就事論事，有如西邦牙寓言家所說：「冤各有頭債有主」。

可是，有許多自稱文學大家，不惜降尊，願與我這個作壁上觀的無名小卒挑戰，則我在此序文上有時作了相當的準備，也屬當然，這就是我的弓弩與石塊。至於其他的利器，乃向古典派的頭上攻擊的。

說到此止，再論別題。

就事實說吧。一個文化，說切實與廣義些，一個社會，不是長久保守一地。

人類全體如個人一樣都是逐漸增大，擴充，以至於成全。到今日，他已經由孩童，壯年，而成爲老年了。前乎近世紀者，名爲古代。古代之前尚有一個時代，古今人名爲洪荒，不如叫爲「初民」較爲切實。故到今日，人類已有三種遞變的文化。詩文，乃文化的前鋒；那麼，社會文化已由初民，古代，而成爲近世了，則詩文又將如何變遷呢？

在初民時代，人類見了這個新生的世界，不免驚醒起來，詩文也同時興起。在這些新醒的眼前所有自然的景象均屬新奇可喜，旣樂且醉。故他們第一起手所唱者莫非頌神的歌文。他們與自然之神距離甚近，所感受的都是神的詔示，所夢見的都是神的影子。心情無限直向自然去充量發皇，他的心聲便是天籟。此中詩料只有三種：神，靈魂，萬物。此三種包含一切，此三種了解一切。大地仍然是荒野的。只有家庭，並無國界。只有父親，並無君王。各種民族，各隨其生，無產業，無法律，無意見，也無戰爭，一切爲個人，個人爲一切。社

會是一個共有的機關。人類完全自由，毫無拘束。此時畜牧而無一定的生涯，乃最適宜於個人的夢想與深沉的思維，由此造成爲文化的起始點。隨牲畜爲轉移，逐水草而遷徙，他們思想也如生涯一樣，好似浮雲聽風播弄時變形與易向。這就是初民。這就是初民的詩人。一腔鮮血，滿身熱狂，他只有祈禱，但並無宗教。他祇有歌唱，但並無詩章。

這種詩，這種初民的歌詞，即是宗教書中那些讚頌開天闢地的神歌。久而久之，這個幼稚的世界逐漸蛻變。一切範圍又再擴大。家庭變爲部落，部落變爲城市。這些城市集合而成國。固定的社會代替先前遊牧不定的生涯。行營變爲城邑。氈幕成爲宮廷。洞穴升爲神廟。這些新生國的首領，雖則仍然是「牧掌」，可是到此已成爲人民的牧掌了。牧童的棍已變爲皇家的杖了。一切均歸於固定凝結。宗教已有一定的形式，祈禱有一定的儀節，教義有一定的解釋。君主與教士分治人民。先前的父權制度一變而爲宗教的社會。

人民起始覺得生聚周密，彼此互相排擠與齟齬。由競爭土地而鬧出戰事。人民東遷西逃，由是而有移居及旅行等事。詩歌乃社會的返映，他將事實譜為歌文。故其歌文所載的乃是社會的變幻，國事的蜩螗，與戰爭的雄偉。這是英雄式的詩歌，荷馬（希臘英雄式的大詩家）於是應時而起。

荷馬確是古代最大的代表。在這個社會，一切仍然極簡樸，一切均滿含了英雄性。詩與宗教與法律尚未分離。初民的野陋，到此已變為莊嚴。一切風俗與個人行為俱極厚重。雖則離牧畜的生活不遠，仍然保守敬重外人及旅行家的舊性。但一家內自成一國度。所有的，均以家庭為中心。各家各有其神明與各守其祖宗祭祀。

再說一遍，這樣社會的文化，只能生出英雄詩。詩的種類雖各不同，但其性質都以英雄式的為中心。般大兒（希臘詩人）的詩，近於英雄式為多而近於神話的為少。即在此時的史家，無論如何重於紀事體；究之，其文仍然是詩意，其

事仍然是英雄傳；故赫羅篤（希臘史家）仍然是荷馬。

最顯現是古代的悲劇最是英雄式的體裁。這些悲劇在希臘舞台上都是極其壯皇與宏偉。劇中人物；不離英雄，半神，與神。其情節；無非是，夢感，神的詔示，與不可避的命運。其佈景；則滿裝了偉大的表示，出喪的盛儀與戰爭的事迹。劇台所做與民間所唱都是那般英雄的歷史。

更有足以證明的：當英雄劇出演時，後台則有唱歌隊以助聲勢，於以增長其英風，並以描述事情的經過以引起觀者的興趣。這些歌隊之作用，若非詩人用爲襯托英雄劇之壯觀，試問尙有何種意義呢？

古時劇台的偉大，繁麗與壯觀，也與其劇本相同。劇場可容三萬人，在曠野與白日中表演，整日歌舞不休。劇員張開喉嚨，掛起面具，與用「夾架」以提高其身材；他們偉大無倫，如此正足表示其所代表的人物。其劇台也極偉大。此中能將內外兩面俱全的一個神廟，或宮廷，或戰幕，或整個城市，完全佈置出

來。今就記憶所及的來說：則有坡邁立於高山；安的實在仇人的塔頂尋其兄弟；唉哇竊從大石岩向正在火燄中燃燒的高巴尼屍身跳下；一船到埠，從內出了五十位王妃與其隨從；種種如是偉大的裝璜。其劇台的建築也極其奇異瑰麗。古時事情，無一件更比劇台重要得過了。宗教與歷史的事情都在劇台上排演。教士便是劇員。宗教儀典與社會令節也俱以劇場為表演的所在。

所以應當留意是此時代的特性：所有悲劇論其情節與形式如何，根底都是英雄式的。他們都從荷馬脫胎而來。同樣奇幻，同樣悲運，同樣英雄，一切都以荷馬為格式，都是以意里約與奧第些（荷馬的二著名詩本）為藍本。古代希臘的悲劇不離荷馬，有如亞施兒拖黑度之屍總離不開特辣的城濠一樣。

可是，英雄詩的命運不能長久，氣力已告衰竭，只好在自己屁股裏旋轉。羅馬只會抄寫希臘。撒支兒僅會仿效荷馬。這個英雄詩也死得英偉，他在少年已經盡節。

這本也是時候了，別一個社會，與別一種詩文正在等待交代。

一個精神化的宗教，接枝在物質化的多神教上，靜靜地寄生在古代社會，將他殺死，從腐朽的屍中生出一枝新文化的花。這個宗教是複雜的，因他是人生的。他在經文與儀節中又將人類的道德深深加入。最要緊是他告訴人類有二種命運：一是暫時而一是久遠；一則向地而一則向天。他又詔示人類有二種生存：一是獸性而一是智慧；一個心靈與一個肉體。總之，人類是一個混合體。一邊與萬物同質，一邊與神靈同氣。前的，從礦石數到人，以人爲殿。後的，從人類數到神，以人爲先。

這個真理，一部份會爲古代哲人所懷疑。到了聖經而後始大明暢。古代多神派只在暗中摸索，真假毫無把握。有些哲人雖點起了一些微光，但又透進了許多黑霧。以是他們所見的都是魑魅鬼怪。惟待有「神的智慧」之人始能見出此中的真相。畢大哥，耶比格，蘇格拉底，柏拉圖，在前執火把，到基督來，朝

日始大放其光明。

古代的神，十足物質化，不是如基督主義之分別物質與精神。古人見一切物，雖至於眼不可見的「希微」與思想上的渺茫，均有形與質。依他們，一切皆可見，可摸，可嗅，與可聞。以是，其神應有雲遮，始不被人所見。神與人一樣：要飲，要食，又須睡覺。人能傷害神，使他流血，使他殘廢成爲跛脚仙。他們宗教裏充滿了神仙的偶像。卽神火，也可加入雨點的光彩在鐵釘上打成一片。天神將世界懸在一條金絲線上。太陽由四隻馬拖挽上升。地獄乃在地球口中的深坑。他們的天，乃是一個山嶽。

在多神教派的人看，萬物同出於一爐，由此而降低神格；由此而提高人類。荷馬詩中的英雄幾乎與神的身體並大。亞惹斯敢與天神打架。安施兒的勇猛並未弱於戰神。到了基督教，始將物質與神靈分開。他掘了深溝；將心靈與肉體，將神與人，劃在兩邊。



到了此時，人類生了一個爲古人所未曉的情感。這個新情感，比嚴肅有餘而比憂愁不足，這就是「苦悶」，此乃當然的結果。一因在久困於古代貴族的宗教之下，一旦得了平等，自由與慈善的新教，人民安能不起了一個新情感呢？一因自得了聖經詔示人類在肉體中有心靈，在倏忽間有長久之後，他們又安能不由此而起了一個新觀念呢？

而且，社會一切事均起革命，思想一端也不能不捲於漩渦。古代，國事與人民毫無關係。國破君亡，乃是一家的事完了。擾亂的不過在上頭，如我們上所說的，這不過是那些英雄的事情。至於人民乃在下邊，只有家事使他操心，上頭事於他毫不相干。可是到了基督教，一切從頭到腳盡行推翻。在此擾亂之下，人民心理不能不受其影響。這不僅是一種口頭反響，而且是一種實力的反動。到此時代，人類始是實在覺悟：他們既悲自己的乖蹇，又嘆他人的顛連。這種悲天憫人的情緒，其結果，在古代多神教的卡東則成爲「絕望」，而在基督

「教則成爲『苦悶』。

同時，又給人民一個好奇去研究的機會，因爲這是一個大慘劇發現在眼前。狂潮由北而下，羅馬帝國變了色彩，全世界努力與死神掙扎。自他死後，所有雄辯家、文法家、詭辯派、擁擠而來，好似羣蠅攢集於屍體中，其聲洶湧，聚訟紛如。各各佔據了一肌一孔，咕啜嘗試。這是頭一次給了這些「思想解剖家」，對於這個死的社會有得了剖屍工作的快樂。

故在我們的面前有二派人：一，是苦悶與研究的天才家；一，是分析與詭辯的鬼怪家。前以聖安格丁爲先鋒。後讓濃囔扯大旗。這個時期的重要，雖最低微的作家——讓我說句粗話——也在預備了肥料爲將來好收成之助。「中世紀」已將「南帝國」接枝過來了。

在這新宗教與新社會兩層基礎之下，當然應有一個新的文學。先前的英雄詩所表現的只有一面的藝術，而將別一面的美拋棄。他們初時所表示的固極偉大

，但陳陳相因，到後來，未免過於矯揉造作，使人生厭。到了基督教後，詩文始入於正軌。詩人到此也如教義一樣始得一個高尚與遠大的眼光。他們知道，憑人類的眼光為標準，一切萬物不見全是美的。醜陋，也在美的旁邊；畸形與風韻並生；怪惡與偉大同至；惡和善，影與光並不能離開；於是他們自思：藝術家將恃自己褊狹的才能，而與無窮邊的自然力爭勝嗎？人應將自然所創造的改變嗎？變相的事情較為美嗎？藝術能將人，生命，自然，三件事隔開嗎？一件物將其筋絡及生機除去後，比較為佳嗎？凡事見得愈偏，愈見其中的和諧嗎？從自然與萬物而觀，又受新宗教，新哲學的影響，詩文的藝術到此得了一個堅實的新步驟，有如大地震後，別有一個天地。詩文到此，也如自然一樣，也如萬物一樣，知道將影放入光中，將怪惡加入偉大。換句話說，詩文到此也如宗教一樣。在心靈中見出肉慾，在智慧中見出畜性，詩文導源於宗教，本是相因而至的。（譯者按從意文的 Grotesque Grotesco 而來，至於「偉大」乃譯

(Sublime)者，有譯爲「壯美」。有「奇形怪狀」的意義。譯者細思了好久，終尋不得一個相當的名稱。後於翻水辭傳時，始得了這個較爲確切的「怪惡」譯名。因爲「怪惡」頭一個字有「可笑」的意思，而後一個字又含有「可怕」的意義，合起來，恰與原文在談諧中而有兇暴的解釋有些相合。）

這是一個爲古代所不知道的大綱。一個新材料竟入爲詩文作藝術，而且竟得了極大的發展。這個新材料就是「怪惡」；其表象則爲「喜劇」。

到此問題上應讓我們聚精會神來說。因爲這是新文學的特點，而爲舊文學所無。因爲這是現代的而有生機的藝術，與舊的，古典派的死氣沉沉不相同。若用較空泛而較易引起人注意的字面；這是爛熳派與古典派的分野。

卒之！那班等待我們機會好久的敵人們竟得了把柄了。他們說：「這是事實作證了，你竟以醜爲可取，而以怪惡爲藝術的材料呵！請吧！……溫和些，稍爲有點好興味吧……你不知藝術乃補足自然所不及？將自然變美？與應該選擇

嗎？古人不知醜陋與怪惡的事情嗎？不會將喜劇與悲劇混同一塊嗎？效法古人吧！先生們！古人可法，亞里士多德……簸露……拉哈柏……——這也實在。

這些駁論也有根據而且新奇可喜呢！可是，我們的責任不是來答辯的。我們更不是來擁護主義，希望神明永久阻止有此種擁護。我們所要辯的是事實，是歷史家不是批評家。至於事實使人喜歡不喜歡，還不算重要，但是事實永久存在。再說一下：確實是由怪惡與偉大混合一氣後，始能產生了現代的天才家——一種繁麗的色彩與不竭的創造力的天才家，完全與古代簡單無味的天才家不相同。但這不是說古人全不知喜劇與怪惡的事情。這實在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切都有根源，後來的必與前頭相關係。在荷馬的意里約篇中，爹亞特與鐵神瓦剛的言動極其談諧，當然是喜劇的人物。希臘以悲劇為最盛，自然免不了夾有喜劇在內。今就記憶所及而言者：如海神，羊神，打鐵神，都是怪惡。岩神，地煞妃，司生神，貪神，也是怪惡。獨目的波里橫乃兇暴的怪惡者，至於泉神

司鈴，則爲怪惡中的溫和派。

可是，這些表示怪惡的藝術尙極幼稚。此時代時興的爲英雄劇，英偉之氣；盜滿四表。至於怪惡，則避之惟恐不及。這不是此時代的文字性質，所以怪惡實無相當的位置。例如上所舉的羊神，海神，岩神，不見怎樣醜；貪神，司生神，不見怎樣離奇；地煞妃乃極溫和與慈善。他們所寫的怪惡；總離不開一種偉大的神氣。波里橫以高大見稱，米打有王家風度，司鈴乃是神仙的人物。

故要在古代尋求純粹的怪惡化的喜劇甚難，總有，也不過一種隨意的點綴品，與在不著名的劇本上作陪客而已。在奧林必的高車前，算得上特必施的小車嗎？在荷馬、耶施兒、梳福、預里比之後，亞里士多芬與柏祿特能算數嗎？荷馬打倒一切，有如赫格兒打倒一切的矮子。

至於近代則完全不同。怪惡，佔了極重要的位置。隨處均有他的重要使命。一邊則創造了可怪與可怕。一邊則產生了玩耍與談諧。在宗教上則有無窮的迷

信。在詩文上則有繁多的幻想。由他，而佈散了在民間對於空中，水中，地內，火燄裏許多鬼怪的傳說。由他，而有巫人在夜中御影而行的故事。由他，而鬼的形狀乃是頭上二角，雄羊脚，與蝙蝠翼。由他，永久由他一面給了丹丁與米東描寫了地獄的怪相；一面，又給了膠羅與美賽安斯圖畫上奇怪的形骸。若從詩文，畫圖而說及劇場的人物，則有意大利的丑劇爲前此嚴重的舊劇家所未夢想得及者。又有丹惹的跟人那樣古怪。更有浮士德的鬼伴那樣離奇。實在，怪惡到此充分發展。古時描寫鐵神鼈脚，仍然保守他的偉大尊嚴。到了近代，真不客氣，竟將他描寫成爲矮子了。其在彫刻也有這樣的變相。例如將先前雄壯的「七首的水蛇」，一變而爲螭首，虬頭，蛙身，鼠相了。這些離奇的創造，越顯出近代才子的大胆，若在古代，連正眼也不敢瞧一瞧呢。例如古代時的地煞妃總比不上莎士比亞的馬壁劇內那些巫人的可怕與真實。他們閻羅王也不如今日的小鬼那樣有鬼氣森森呢。

依我們說，若能將怪惡加入去，定能作出一本好藝術。近代人已經得了這個好成績，雖則攻擊者也不少。在後，我們想去舉例證。今先說此項藝術實在具有無限的色彩。大畫家盧邦，似極知道此中作用，故他在所畫的宮廷加冠大禮的繁勝時，每於其間添上醜而且小的宮臣。因為怪惡乃偉大的襯托，於相反中，更加顯出其偉大的姿勢。若如古代的純粹以美為中心，則未免千篇一律，令人生厭。偉大與偉大一塊，不見比較則無形其偉大，而且使觀者不覺有交替的趣味與調濟的樂趣。至於怪惡，即是一種交替，一種調濟。由他引進，而愈覺得後來的美為新鮮與興奮。有蟾蜍在旁，波神愈形其線紋之美矣。有矮腳仙前導，愈顯出林妃之踽踽來遲的妙致。

實在說來，近代藝術，因有此種怪惡，所以使偉大的美比古人的更為宏壯，更為清幽，更為繁麗。這是必然之事的。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必有其自然的和諧。故荷馬所寫的天堂所以不如米東的美者，因其所寫的地獄不如米東所寫的



爲兇惡。丹丁若不寫范塔的黑暗與烏哥蘭菜飯之粗劣，則也不能描出麗美妮與璧亞管那樣的動人。他若無這樣豪放，便無那樣風流。肉團團的泉神，威猛的海神與驕傲的風神，正愈表現如水般的婀娜的波神與林神。若無近代思想家去幻想那些墳墓中食屍鬼，樹妖，骷髏，尸變，與一切物怪，怎樣會憑空捏造了美如雲霞的山仙林妃？古代誠無這些豔福。他們「情神」也誇稱爲美麗，但怎樣能比今日古宄所畫的那樣飄逸輕盈。君又不見那生機勃勃的中世紀彫刻相，全由其雄偉粗暴的面部所表示出呢。

由上所說怪惡在藝術發展的勢力與其深長的影響，讀者藉此也可以推求怪惡在喜劇上所佔的位置如何重大了。究竟，劇文在此時代所以與先前不同處，乃因他在一方，則將人性中所含的獸性滌去，而得了在莎士比亞劇中人物：深情如柔烈，正如滴滴穆娜，熱烈如奧菲。別一方面，則又將獸性所存留的盡量托出。所有驕奢，淫佚，欺騙，貪婪，浪蕩，假偽，均由此生。沙士比亞及穆

利愛劇中充滿了這些怪相。好人甚少，而歹人萬端。所謂好行爲者乃人類在極狹小的範圍中竭力檢點與勉勵勤修的苦果。至於醜惡，不由我們所制裁，乃與一切萬物相遊移，所以與人性每相矛盾。而其勢力甚大，常常有新狀態發生，可又無一定的成形。

返觀怪惡侵入近代文學的程序，尤覺有趣。他來得甚驟，如暴風狂浪，其勢難以抵禦。當拉丁文學衰落時，他忽生了壁斯，壁特郎，柔衛拉，而集成於亞比勒的金驢一書。由是而啓發了歐洲文人的無窮新的幻想。凡傳說，故事，及小說裏，充滿了怪惡的色彩。無論北至日耳曼，南到西邦牙，均受其影響。在西邦牙小說，命名玫瑰記中，描寫選舉王時有這兩句話的滑突：「他們所選的王真醜，除了大骨頭，別無所有。」

在中世紀的彫刻中，所受此項的影響更大。高大的教堂壁上塗塑的都是傷殘的形骸。其門楣則畫上了地獄及火燒的情狀；在其玻璃窗中所繪刻的更爲動人

。柱頭與簷前則有許多鬼怪野獸的裝璜。民間屋宇，堡塞與宮廷，都是競相模仿。由此種藝術而影響及於風俗。民間則有喜劇，而君王又重談諧的臣工。大君主如魯意十四尚優養了滑稽大家斯卡鈴。餘風所及，其後則釀成了深情重義而行爲神出鬼沒的騎士風氣。從風俗而入爲法律。中世紀的法官們成羣結隊與人民同跳各種的怪舞。未了，從藝術，風俗，法律界而到教堂裏，則有極怪惡的儀節與可笑可怕的祭禮。由這些的結果，而生出了熱烈，有力量，而富於幻想的新文學。若言其代表，則有三人可稱爲近代的荷馬者，於意國則有亞里呵；於西邦牙則有賽汪爹；於法國則有魯魄力。

若要將怪惡在此時代的勢力全行舉出，於勢實在不能。總而言之，即細微不至於民間一件小故事裏已令人綉繹不盡其中的古怪意味。在古代時實在不知道此中「美」與「霉」的精微。

而且，在此時代，怪惡不但佔了一個相當的位置，並且凌駕於「偉大」之上，

這當然是反動的結果。久而久之，偉大的美，緩緩恢復了主人翁的聲勢，怪惡只好在陪臣之列。在米厘羅與衛羅耐斯的畫圖上如是安排，即在美賽安斯那幅著名的「最末日的裁判」，與盧邦在安慰教堂的「覆頂」上所描寫的人類墮落，也莫不如是。可是到今日這兩個大綱已到互相立於平等地位的日子了。有一個人，——如丹丁說及荷馬一樣稱呼的，一個「詩王」，出來平章一切。合了兩種相反而相成的天才噴出了一把雙穗的火燄，在此火燄中，吐出了這個「詩王」——莎士比亞。

到此，我們已達了近代文學世界的極峯。莎士比亞，就是「人情劇」(Drama)。人情劇，乃怪惡與偉大，可怕與可笑，悲哀與談諧相合的氤氳。人情劇乃第三時期——現代文學的特性。

由上而論，詩文有三個時代，各個時代與當時的社會互相交連。這些就是：神歌，英雄詩，人情劇。初民的神歌是直抒心情的感受。古代為英雄詩，到近

代則爲人情劇。神歌，頌揚自然的偉大，英雄詩則在描寫史事的光彩，人情劇專長於繪畫人生的事實。第一期的文學，純粹出於天籟；第二期重在奇偉的烘托；第三期則以真實爲依歸。沿途的賣唱隊，所歌的類多是第二期的文字；小說則爲第三期的出產品。前的時代以歷史家佔優勝，至於近代則以新聞家及批評家爲得勢。第一期的人物是神話，如亞當因與夏娃偷情而被逐出天堂；卡因因妒殺弟而被放；納安得神助而造船以避洪水之難等故事。第二期的人物是英雄！如安施兒，亞特勒，奧賴特等。第三期是實在的人類；如哈勒，馬伯，奧特祿。第一期生存於理想之鄉；第二期乃爲偉大的表現。第三期則重在人生的寫真。此三個時代的文學淵源乃出於聖經，荷馬，與莎士比亞。

這就是各時代的人類思想。這就是他們的三種面孔：少孩，壯年，老成。無論從一地方，或全部的文學去觀察，他們都照這個次序的。其在法國，則馬勒伯先於沙柏蘭，沙柏蘭前於哥乃。其在希臘，則奧梅前於荷馬，荷馬先於耶施

院。若從大端而說，聖經先於意里約，意里約先於莎士比亞劇。

凡人類，究竟總是在起始時，唱其所夢想者；及後，敘述其所做的事；到末，始描寫其所思。因此之故，人情劇所以在複雜的組合中而成爲最完全之作。他極其深微與襯托，有哲學意味與美術性質。

在自然一切事上，都可說是必要經過這三個階級。若不嫌粗，則詩家可主張朝陽初升，當爲神歌。到了日午當天，乃爲英雄詩的最發皇者。及至日影夕照，是爲人情劇的返映，此際正爲日與夜，生與死的競爭點。然這是詩嗎？顛狂吧；又爲何而喻及此呢？

說到此，應當聲明者，所謂這三個時期云云，乃就其最顯明的特性而論，其實斷無這樣分開得清清楚楚。今以聖經說，雖以神歌爲主。但是「君王」章，則近似於英雄詩。而在「佐」篇(Yob)又可算爲人情文學。荷馬詩中除了主腦爲英雄詩外，又有「人情」與「神歌」二體文字的參加。在英雄詩中，自然應

有此二體的文字。故一切互相揉雜錯綜。但每一個時代中只有一件爲主腦，其餘的，不過爲附屬品而已。

人情劇乃文學之最完成者，神歌與英雄詩僅算得其一體。有人說法國人不曉作英雄詩，這實不錯。雖則在辣真的亞打里劇中，與莎士比亞劇一樣含了極好的英雄詩。又，人情劇的直抒心情與神歌體相似，不過將其擴充發展爲自己的體裁罷了。所以熱情啓悟的神歌，到了人情劇，已如朝曦變爲夕陽；又好似「老年返童」但不是少孩。這是一種鬱悶的表情，已不是初民時代的天真爛熳了。在聖經的後篇文字，比前頭的已經減少了許多幼稚可笑。到了近代的「小唱」雖則仍然保存了「直感」，但極不如昔時的癡騷。他思想多而醉賞少；在甜蜜的夢想中已含有苦痛的人生了。可說神歌體從起始時已含有人情劇的種子。故一切均以人情劇爲歸宿。今作一喻更爲明顯。神歌體的詩文，似一安靜的湖水，將雲霓星辰的影子返映。到了英雄詩已如長江奔流挾沿岸的樹林，田野

與城市的遺痕一同向人情劇的海中瀉去。如湖，人情劇，映出那天象；如江，他映出了沿岸風景；可是惟他自己始能如海的深宵與多風波。

所以到了人情劇，一切詩文均向此而奔赴，均以此爲總匯。米東所寫的失了樂園，究竟是人生劇，雖則也可說是英雄詩的體裁。當丹丁寫完地獄那篇文後，他的天才使他覺得所寫的情事複雜，終是入情劇而不是英雄詩，於是他提起銅筆來在這部偉大的書上題爲：天上的喜劇。

這兩個最握近代詩文大勢力的人，竟與莎士比亞合作，於是近代文學的地位更見堅固。他們二人與莎氏一樣同爲人情劇的大作家，同是將怪惡與偉大合在一處。故他們之於莎氏有如兩翼遊柱之擁護正樑。

今將這些要點再爲扼要說起。

自從基督教告訴人說：你是兩件物合成的，一是死的，一是長存；一是肉質而一是心靈；一是被肉慾，嗜好與衝動所拖引，一是向熱情與夢想而顛倒；一



是向地鑽，一是向天升。從此，人情劇就發生了。這些由生到死不休的多方衝突生活法，若說不是人情劇，是什麼呢？

近代詩文從此種教義出的，當然也是人情劇了。人情劇是實在的人生生活。這個生活便是怪惡與偉大兩個相反的大綱所合成。其實，不但人生，凡文學，藝術，及自然上的一切，凡屬實在的，即以此兩個大綱為基礎。人情劇不過為自然上許多事物的一端而已。所以到此，我們敢大聲說：「凡在自然的，也即在藝術。」這雖有例外，但例外適足以證明此例的實在。

以此為立論的大綱，舉凡從前烏煙瘴氣的文學，與兩世紀來無理的批評，一經人情劇出世後，均如矮人國所排下的蜘蛛陣，不用斬決而已自斷了。

到此，而又有入說奇形，怪狀，醜陋與怪惡不能為藝術的材料；則我們將告他，怪惡即是喜劇，喜劇既已為世人所公認是藝術了，那麼，「怪惡」當然也是藝術。

假如他們再不服氣，硬要將怪惡從偉大劈開，而不允許喜劇合悲劇同一劇演。我們再當提醒他說，凡前時基督教派的詩家，並未將人的獸性方面從心靈中分開不說。如將這兩物阻止在一塊，則其結果必甚劣；一邊生出了無着落的過失與虛妄；而一邊則生出了空空洞洞的罪惡，俠義與德行。兩邊各走了空虛的極端，而與真實的人生相差太遠。故要一個實在的人生，應先以「人」為標準。而要將這些不實在的喜劇與悲劇分開時所產生的惡果剷除，尤當以人情劇為標準。

在人情劇，一切實在的事情互相糾結。肉慾與心靈同樣重要；人物與事情都有兩種矛盾的現象。時而可笑，時而可怕，或則悲喜交集，笑啼並存。這個就是那些審判官一面說「死刑」，一面說「我們去食飯吧」的怪劇。這個就是蘇格拉底臨死食毒藥時，一邊與門人說了靈魂不死的大道理，一邊叮嚀殺雞祭神以還願的滑稽。這個可以解釋，堂堂羅馬議院爲了皇帝買一尾小魚通過了極鄭

重的議案。這個可以明白法國名相里些料甘受了救火夫的辱，而大君主魯意十四願忍其剃髮匠之氣。由這個而有了格隆威：「議院在我布袋，皇帝在我衣袋」的談話。由這個而有了格隆威與其同通過處王死刑案的同事，彼此於死案通過後互相將墨水塗面作鬼臉而笑的行爲。這個又可以看透凱撒打勝天下，在凱旋時竟怕所坐的車傾翻的心理。因爲，凡天才家，無論天才怎樣高，總有禽獸性在其中作怪。因其如此，所以才是人類；因其如此，所以人情劇得以成立。拿破侖會說：「從偉大到卑鄙只有一步」，確能見到人類的本性。因人性的光明，而燃出了藝術與歷史的偉績；因其悲號，而叫出了人生的慘狀。

最有趣是，那些善於描寫人情劇的作家，自己爲人也極其矛盾。他們筆下雖極談諧怒罵，使人可笑，但本人則極憂悶。樂天派的爹孟格聶，無異於悲天派的赫拉格尼，布馬些多愁，穆利愛不快，而莎士比亞則以苦悶名。

若論「怪惡」，確是人情劇中最美的材料之一，因他不僅爲點綴，而且實在是

需要。有的人物怪惡得甚難以測度，如 Dandin, Prusias, Trissotin, Brid'oison；有的人物怪惡得可怕，如 Richasd, III, Bégnars, Tartuife, Méphistophéles；有的人物怪惡得風韻風流，如 Figaro, Osriok, Merutio, donAuan；凡此等等，隨處發現。其最平常的怪惡，則每與偉大相合；其特別的，則自成其優態與獸形；而常於不知不覺中，已埋伏了不少這個行藏。幸而有他，而後人生不至寂寞。有他，而後有笑；有他，而後有哭。他有時為賣藥者，有時為巫人，有時則為葬埋的工人。又如在莎劇黎亞王中那些狂喊，悲鳴，又偉大，又淒楚，又諧和鏗鏘，即是他的餘音。

故在莎士比亞人情劇中，自有其特點所在，而非他人所得仿擬者。他是劇中之王。他聚合了三種才能；哥乃的悲傷，穆利愛的談諧，布馬些的超逸，皆在其一身。

由他，而知法國古典派的三個「統一的大綱」均歸無用。所謂這三個大綱者

，即：一劇的事情必在「同一地」發生；時間必在「一日夜」歸宿；而其情節必有「一個中心點」。此後一件尙可存在，前二件則甚屬無謂。（以下節譯）人情劇之所重處乃照事實去排演，不能爲老規矩所限制。故劇中發生的地方與時間的長短，均應按照實事。若將事實不講，而去依就成法，勢必將藝術變成爲不是實在而爲假裝了。

至於情節當要有一個中心點，庶使觀者一目了然。但這個不是說事實不應複雜。只要有一個主腦，餘的事情自然可同時發生，不過應附屬於此主腦內，庶免有枝節橫生之弊。

故我們敢大胆說：自由的時候已到了。先前古典派的成規，不知害死了多少天才。到今日在社會上，自由已如光線一樣隨處射入；獨最宜於自由的思想界竟未能沾此餘惠，真是怪異之至。所以今日最要是先將從前的一切的理論，文學，及主義打死，先將那些石膏做的假美術毀棄。規矩不足守，成例不必援。

惟有自然的大綱足以爲藝術的大綱。惟有自然的細目，足爲藝術家個人的細目。自然的大綱是永久的，根本的，有一定的範圍。但其細目則極盡其變化，只能用爲一次及用在一回。大綱，是建築的棟樑。細目，乃臨時取用的棚架。大綱是骨頭；細目，始有情感。天才家專靠自己的心思而極少去模仿。他對於大綱及細目的採取，不是如化學家的燒，毀和合；而乃如蜜蜂飛起了金色翼攢集在花心，將花蜜探出，不使花瓣有一點變色與花萼有一些變香。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詩人與文學家只有向自然及真理去領悟與受其啓發。西  
邦牙詩人瓦卡說得好：「當我要寫喜劇時，我將「成規」用了六枝鑰匙鎖閉。  
「對於成規的防範，用了六枝鑰匙實在不見爲多。不必說次的不必法，卽如莎  
士比亞，穆利愛與哥乃等也不可取爲標本。苟有犯此，則雖有天才，只能變爲  
他人的面孔，自己所失必甚大。自然上隨處給與樹木的漿液，也隨時給與天才  
的才思。詩人與文豪自己便當如一叢樹，任他狂風暴雨怎樣飄蕩，終是好好保

守其稟實不至丟失的。與其奉守一家一派的成規，失却自己的面目，則不如爲小荆棘與彼遮天的松柏同其生存，不願爲寄生物附屬於大樹上。大樹雖大，全靠自己的漿液以成大；凡寄生於其中者只能變爲細小。任怎樣大的樹，只然產出其寄生的小小「求福枝」。

自然吧！自然與真理。——新的文學，與自然及真理的關係比舊文學當更深切。不過「藝術的真」與「自然的真」，實有一定的界限不許侵越。幼稚的爛熳派常將這二者混合爲一。殊不知藝術不能與自然一樣「全真」。今以哥乃著名劇的雪特爲喻。若求與自然一樣，第一，人卽駭異何以雪特說的是詩，這已不是自然了。而且是法文。爲什麼，他是西邦牙人，不說其本地話呢？再進一步，劇台所演的是真的雪特嗎？一個劇員裝做他，可知不是雪特的真面目了。又進一步，則須劇台上所佈景的太陽，樹林與屋宇均是自然的物。——如此苛求，一直至於無窮。因爲這是邏輯，而不能苟且的。

故爲除免誤會，應知藝術與自然是不同的。他們是兩件事，否則，自然不是自然，而藝術也非藝術。藝術除有一部份是真實外，有一部份乃全屬於理想。他本身上滿含了自由的創造，色彩，形狀的佈置，與種種材料的使用。惟天才家能善於利用其機能。若出於俗手，則一切均變成爲死的工具。

人們也知人情劇乃返映自然的鏡子。但設鏡子是平面的，則其返影雖真，而可惜無色彩與線紋。故人情劇應是一個凹面的鏡子，使外來光線不至消失而且放大，能使一星的變爲一束，一束的變成爲無限的火燄，如此而後可稱爲藝術。

劇台確是一種光學的應用地。凡世事，歷史，人生，皆應在此中返映出來。但須藉藝術變幻的手段，然後能研究世事與自然，質問歷史，討論事實與風俗，把所有的矛盾調和起來。一邊，補足歷史家之不足，一邊發揮自己的天才，將所有的色彩與理想湧現於閱者之前以激動其歌泣的情操。詩人是誠實的，藝



術的作用是神聖的。從歷史說，則恢復往迹之遺失。從詩文說，則創造前途的理想。

這是一件偉大與可贊嘆的事情，在看到一本人情劇中，藝術能夠將自然發揮，而其情節確如實在，又得詩人從各方面去描寫，使觀者得到內外一致——外面則見人類的言動，內裏則得其心情；換句話說，在人情劇中能夠看到人生與良心一氣。

故藝術家應該，與必須選擇的，不是「美」而是「特性」。不是如俗手東塗西抹，而乃將其人物的特性，從細事到大端，隨處均有深刻的描寫，而造出了一種濃厚的空氣，使觀者出場時似乎離開了別一個時代一樣的悵惘。藝術所描寫的在特性，所以不至於墮落在普通性。普通性乃殺害人情劇的兇手，短視眼及淺呼吸的詩人始肯出此。有大眼光的藝術家，將其人物的特性格外寫得濃厚，特別，與切實。雖在最普通的事上，也給予一種特性的表現。詩人如天神，

隨處不肯放過其神通的力量。天才家如造幣機，銅入去，金入去，一例出來均深深印入他的特別記號。

因為避免落俗套與爲藝術起見，所以我們仍然主張在人情劇用詩以達意。詩的好處就在能盡其馳驟的能事。一邊，對於事情能夠精微切實；一邊對於心靈能夠細膩委曲，故詩乃最適宜於人情劇的描寫。他給予事實的是線索的透迤。他給予言語的是色彩的飄逸。他是帶子給予衣服種種的縐紋。詩怎樣會將自然的意義改變呢？試問白話文家：穆利愛的詩不能透出一切的真實嗎？酒入瓶後就失却原來味道嗎？

可是人情劇的詩，不是如古典派的奧晦，又不如今日自稱「白描派」那樣無味。人情劇的詩，應是自由，誠實，確切，應說就說，不含吞，盡量表現，不必顧忌。喜與悲，怪惡與偉大，總是一樣流利傾瀉。所表現的是事實而又有詩意，是藝術而又有所根據。深沉，快意，飄忽而緊湊，寧可乖巧些而不肯失於

拙陋，寧可浮言些但不可說相反話。最要緊是聲韻鏗鏘，這個給了詩文不少的偉大與神味。詩歌長於婉轉纏綿，所以能將人情與天然的風韻與祕密曲曲道出。本是一件事，而可用萬種的詩句達意。故最怕的是多言無當，所以時時留意於切實的描寫，不去求美而美自至。熱狂情懷，英偉風味，與及人情的複雜，惟有詩始能對付。所有事情均可入詩：從上到下，從高到低，從談諧說到嚴重，從精緻說到粗鄙。但不肯有一句虛話。總結一句，如有大悲劇家哥乃與大喜劇家穆利愛二人的才能合於一身，如此詩句，當然不是美麗的白話文所能望其肩背。

又在人情劇的詩，要求美麗，須不好死守自己的口氣，而應相題發揮，由何人之口而使說何人之話。又使劇員心有領會而後口所唸的與神情同樣恰到神化。詩的美處，就在聽者回想之際覺得在極少的字句中含有無限的滋味。由詩的返映，意義較為濃厚與光輝，這是鍊鐵成鋼的妙技。

白話文在人情劇也有同處，如在「說白」與「對話」的時候。不過其力量不大，而其翅膀不遠。但此比較詩易爲，故中才之士做得易好。又有一種取巧的方法，卽白話文與白話詩混用，如莎士比亞劇一樣。這也有其長處。若能調合得好，自能不生痕迹。實則，但求文好，雖將人情劇全寫做白話文，也是好的。文字尙是次要的問題，頭一問題乃在劇中的內容。這個僅有一法，就在作者要有天才。

文言也好，詩歌也好，最要是在「恰切」。嚴密，深潛，與合理的「恰切」，不是僅有外形的「恰切」而已；天才家自可自由運用其才能，而自然不會與邏輯相背。俗語，方言，由他組織後而自成爲文理。他於普通文法可以不顧，憑其「胆量」與「偶然」去創造及建設自己的文筆。他確有這種權力與權利的。雖則人未說起，但總有人暗中承認：法國文字並未固定而且永久不能固定的。一種語言是不固定的。人類思想永久向前進行變遷，文字也如此進行變遷。

一切事均是如此。人身變大，怎樣衣服不變呢？十九世紀的法國不是十八世紀，十八世紀不是十七與十六之可比；那麼，孟代的文字當然不是魯魄力的文字，巴斯膠的不是孟代，也猶孟德斯鳩不是巴斯膠。這四個人的文學各有其擅長處，因他們都是說自己的話。各時代各有其思想，也各有其代表思想的文字。文字的變遷如海潮的震蕩。有時侵入某處，有時放乾某地。因此，時過境遷，其文字也變成無用。語言文字也如別事一樣，每個時候總有些新的加入與舊的歸於淘汰。如何辦法？實在無辦法。任怎樣，是不能使法國文字成爲固定的模型。任你怎樣去叫停止，語文與太陽一樣是不能停止的。當其停止時便是死亡的時候，所以有許多文學派已經死亡了。

凡此云云，我不想去提倡什麼主義，我最怕的是主義。今所望的是各依天才去創造，不可爲前人所驅使與受其約束。凡有約束，便不能自由去創造，如此，則所作的乃是假裝不是藝術了，乃是理論的批評不是文學了。

以上既將人情劇的大綱與性質及其文字說完了，現今應當說及此序文中單獨的事實，即格隆威在莎氏此篇劇中的意義。

格隆威 (Gronwell) 乃歷史的大人物，而歷史家都言之不詳，我偶在翻歷史中始爲注意他是英國政治及宗教改革的首領。

格隆威不但是軍人，政治家，而且是一個極複雜的怪人。多方矛盾與互相衝突的怪物。惡多，善也多，天才與卑劣的人物。歐洲的專制魔王，但不免爲家庭的玩物；殺王的兇手，對付各國使臣的能手，但爲其小女孩所玩弄。嚴重與苦悶，但有其嬖臣四人。自己喜歡作了惡毒的文字，但對人則彬彬有禮。粗陋的軍人而又是極精細的政治家。不信宗教，而又喜歡他。枯燥無味而又散漫的演說家，但有時又說出極俏皮動聽。虛僞，而善於聽言。聽信術士而又驅逐。不喜極端，常常威嚇，但極少用暴力。信仰清教派，但又喜歡輕佻的談諧。對熟人則極藐視，對清教徒則極客氣。懺悔不是出於誠意，但良心又每覺不安。

手段多，方法多，計謀更多，又能常用智慧去節制幻想。又怪惡，又偉大，這是拿破侖所說的「下頭四方形」之人面爲複雜人物的代表者。其言論如代數的確切，而其色彩則如詩歌的靈幻。

惟有大人情劇家如莎士比亞者，始能將此複雜的人格寫出。他的藝術，其高妙誠非他人所能及。但其劇本不能說是全璧無瑕。我自己也能看到其短處，但不能爲之更改。因其缺點，所以見其偉大。因其不全完善，所以正見其爲天才。高山必有深谷，大橡樹中始生了離披不整與許多無謂的冗枝爛葉，但因其如此，所以才成爲橡樹。你要直枝滑葉嗎？則請於葦茅中求之，但勿去擾亂這些衝天遮日的大樹……（下略）





## 五 袁世凱（人情劇）

（共三齣）（共八幕）

人物：李如潔——河間名妓

呂阿黎——李的知心婢

章偉民——李的情人

三烈士——國民黨人

袁世凱——民國總統及大罪人

小甲小乙——袁的弄人。

中西醫生，袁的姬妾，文人，官吏，孔廟贊禮官，兵士，上六項各

若干人

(有音樂隊更好)

時間：民國五年

地點：北京

### 第一齣

第一幕 一間極繁麗的西式客廳。佈景：花園夜景，景中有許多房屋及

各處均有兵士站崗。幕開時，人見。

李如潔 古式極美麗的宮裝打扮，坐在桌旁，手執書，並無看，如有深思

夢想之狀，只視呂。

呂阿黎 極美旗袍，正在添香。



餘歲人，從小門進來，李起迎，兩人深吻了五分鐘。

章 一切俱備，只待今夜一點鐘，我們就脫離了這個總統府化的牢獄。

李 請緩。容我先告訴你一件奇事：他昨夜在此睡，夢中口喃喃吐沫：「皇帝真好，真好，皇帝，讓我試一試，試……試。」

（她極悲又極恨說）

我愛，我的生命！你知愛情有大有小，小的是我們百年偕老。大的是什麼？

章 是我們死後的情愛一直同天長地久。

李 不錯！但要我們的情愛與天地同長久。不是我愛你，你愛我便可以。推廣我們的愛情去愛中華民國，民國長存，我們的愛情就算永久不死矣。

（她指廳上所掛的袁世凱相，狠狠地說。）

這廝於家於國，不忠不信，背誓反盟，不若豬狗。我們與他拚一死，爲國

爲民，就是爲我爲你！

章 呵！但是……

李 但是你心愛我，我心愛你，心心相印，就是天長地久。若是物質而言，百年如一瞬，死後也何有？如今逃走呵，又安知我們愛情到中途不變易？

章 我的心肝！我的生命！說什麼我們愛情中途變易！你尙不能深信我嗎？如

此不如天誅地滅！請把我心血打出你看吧！（當他向手鎗袋取鎗時，卽被

李與呂將其手制住。）

呂 有話緩緩說吧，又何必這樣性急！

章（流淚）噯！除此，無以表白我心迹。

李（流淚，甚感動。）我豈敢疑你對我不誠實？但我此時別有念頭。此生已休，待來世再圖綢繆。你願爲我而死，不如留此爲國報仇。

章 我願爲你而死，也願爲國報仇。私情公誼在我心頭好似益鬼的索子此推彼

挽兩下裏不得開交。幾月來，我總想將老賊打倒。忽又轉思，他的忠僞尙未證實，或者他好好做總統爲民國吐氣揚眉。又想及我們柔情難捨。到今日，這賊逆志已現，這層公仇已夠要他一命。又况你被他摧殘那層私仇更使我怒髮飛騰。（他握鎗柄狀）他血在我鎗口，只待你命令，我就將他射擊。

李

我愛！我的心肝，我的寶貝！你也知我自那日被他狗黨從河間驅迫上道時，已拚却一死報你！又想你英武蓋世定能將我打開羅網，一任我們如蝴蝶雙雙自由到天涯翱翔遊冶。到此來後，又改變了先前意志。（她指花園景中那些房屋）你看多少油頭粉面，供他獸慾。說什麼女權人權，他強奸了女身，又要強奸了民意。籌安會是他所包辦，兵權財權由他腳揮與手指。濫借外債，國權消滅。人民膏脂全在他鴉片燈上燃作殘煙和灰燼。到現在，我想吸他血比我們親吻時所嘗的津液更趣味了千萬倍。不但不想逃走了

，只望更與他親近。

章 好好！你既有此心，我便有此意。可是他近來非常警備，怎樣使他上鉤餌？

李 這有兩個方法，一個急攻，一個緩進。緩進由我，急攻由你。你在外與周秦諸志士商量，炸彈手鎗均可應付。我這裏又有一法使他緩緩消滅。他嗜鴉片煙如命，吸煙後，又想食糖改改口味。他患糖尿病，連糖物，天也罰他無福消受。我想及礦質中提出一種叫做「薩加磷兒」，含有甜味，但無糖氣，西醫用爲患糖尿病者騙騙牙舌。今請由你請他試用，由我這裏安排甜品，多多暗放進去。此物刺激神經，妨礙消化。他久用了，必死於此。好；這樣做，就這樣做去。（作情眼乜視她）我已忍耐了好久了，他的艷福，未知消受到何日？

李 （面作紅羞）我們心心相印，不強如異床同夢？那斯重煙不重色，煙吸飽

了，昏昏睡去如豬豕，你何必妒忌這個「獸人」，在美色上連嗅嗅味也不會夠。

（章|李彼此好久各作沉思不語個）

|章 犧牲我們爲民國，未免爲了虛名失實利。最好是求一個兩全之法，將老賊結果，把我們重聚。

|李 那更好了，不過天下事無這樣便宜。最好如你說，我們長存，他死去。其次大家一齊死。最下是我們死了他未死！

（忽聞哨聲）

|呂 莫非他又來了？

（作開窗看狀）

確實老賊來了，  
還有兩粒罌丸！



袁世凱 六十許歲人，穿大錦袍，戴西瓜帽，禦長靴，煙容可掬，但眼神

甚兇猛。左右有小甲，小乙。

小甲，小乙（作丑裝打扮。腰左右各背手鎗兩枝。）

（小甲，小乙打門報說）：

總統駕到

（呂開門，李，章，到門外歡迎狀，又同入坐狀。）

袁（作鬼臉笑）哈哈！偉民，不，必達，你竟先我來了。

章 因爲李夫人頭痛，打電話叫我帶藥來呢。

袁（視李）面子紅紅，不是頭痛，便是傷風，真是多病的崔鶯鶯。

（向章作驕傲狀）

必達，咪！你不快活嗎？來不上幾時，就升爲我衛隊的團副，前途正未可限量呢。你何必叫做偉民，民又什麼可偉，真是不通之極。我偏要改名必

達。哧！靠我，你必定必定能必達呢。（必達二字用力說出）

（又改向李說）

你表兄，真實好人。諸事勤慎，待人謙恭，衛隊裏，無一人不敬仰他。他對我格外忠愛。記得一次我肚痛時，一碗苦苦的藥正放在桌上，他進來聞知就拿去嘗。這尚不算。我有糖尿病，你所知道的。有一日，他將我的尿盆中的尿用指沾去嘗嘗，嘗後極喜樂向我說：「總統的尿，糖味不甚濃，養養些似不足關重要。」這次使我真感動。眼見自己親生兒子尚無這樣孝道呢。哧！世風不古，如先前那樣為親嘗糞的事尚能見嗎？我不愧說，自己養的總不如他人養的為好，所以我想將必達過繼呢。我看唐史，像安祿山對唐明皇能夠這樣忠誠就好了（此時李章二人眼光勾得更亂）我說錯了。安祿山是雜種養的。既認楊貴妃為母，又與她有曖昧，這還算得上孝道嗎？我想中國如出這樣混帳兒子，必定將他剿滅十族呢。

(又轉向章說，章此時甚形慚愧。)

豈不是嗎？你做得極自然，毫無矜色與一點誇功，這更使我愛惜你呢。

但願總統康健，爲民造福，我輩勤苦何足計較。

這就好了，我想不久就升你爲團長呢。

(李舉腰身衣作目勢給章個)

謝謝總統。我近買得一枝最精緻的西洋手鎗，願獻總統作孝敬物，讓我將此中精妙的機關解開總統看一看吧。(他說時正向手鎗袋解紐，袁見其手顫動，疑有變故，即大聲叱止。)

(極嚴厲)不必！在此閒居私地，不必解開危險的利器。

(即用眼色向小甲，小乙說)

你們將他的手鎗袋及手鎗一氣接收了。

(小甲小乙將章的手鎗袋取過)

袁 (用命令式向璋) 時候不早了，你可退出，讓我們休息休息。(章出，幕

下。)

第二幕 花園佈景

章 (獨自一人甚興奮) 這老賊真狡猾，甚靈敏。怎樣知道我這個嘗尿試藥的

孝子便是他要他飲彈的仇讎！黃帝呵！中華民國之祖呵，你竟比他不靈敏了！你不能庇佑我多一秒鐘，將那枝手鎗顯一好身手？我又太不靈敏了，未執鎗已先心動手震。這心與手平時何等鎮靜，如今你們竟一齊侮弄我了。莫非是老賊的命運尚未告終，且讓他再享幾日的獸福。可是我怎樣能忍受多一刻的羞辱呢？他今在我可愛的床裏吐霧吹雲，溫香軟玉，我則須無明無夜一秒一秒去算時刻。天呵！我願即時將這隻豬狗打死，將這臭屍放在野外任那狐狸梟鳩撕裂啄啜。再努力吧。此擊不中，再有他遭。緩進急攻，雙方並進，他縱能逃勇士的鎗，總難通過美人陣。我待去各方面進行奔

走。(下，幕閉。)

## 第二齣

### 第一幕 (一間會議廳)

穿中衣的奇形怪狀中醫生三人，穿西裝的西醫三人，各分坐桌一旁。

中醫甲 諸位請了。承總統吩咐，將「洋糖」審查一番，諸位各有高見，應請從長討論。

中醫乙 我想這糖斷不能用。什麼「散家憐兒」，這個名已不通，又不好聽。既名散家，家散了，真不祥氣，一個人總食得有效力，也不好用呢。我們知道糖尿病乃是肝火不服脾土，此乃火剋土以致下體衰弱之所致。故最要用補劑，人參，高麗，天冬，熟地，養得又老又硬的雞蛋，日日食去，夜夜又不要到姨子去，包管元氣充足，百邪迴避。所謂洋糖也者，在本草

中並無此味。顯係西藥。西藥全用霸道，諸位應請留意。

西醫甲 這位所說，令人摸不着頭腦。什麼火呵，土呵，牛頭對不着馬尻。五行之說完全不是科學字。我們學西醫者，踏實脚地，卽一個字，苟不是科學的，也終身閉口不敢出氣。

中醫丙 那麼，先生開口閉口，甚麼科學科學，願聞大教以開茅塞。

西醫甲 「薩加憐兒」，西名爲 Saccharine 乃從拉丁文 Saccharum 變來，意義是含有甜味，同樣重量，比糖甜過有三百倍。本草雖無，西書有載起，洋糖比中糖原來有力氣。

西醫乙 「薩加憐兒」乃一種煉製品，有甜味而無糖的利益。但用爲患糖尿病者做甜品最可騙騙口味。然不可多用，多用則刺激神經與妨礙消化。

中醫甲 由此說來，可知此物是不能用了。

西醫丙 少少用就好，不是說不可用。

中醫乙 既然多不可用，少也不可用了，我們就主張不可用就是。

西醫丙 如此不免太武斷了。

中醫乙 你曉得什麼？凡西藥西名的，一些些，就與中國人不相宜。因中國人的五行與西國人的五臟不相同呢。

西醫三人同說 如此真胡說了。

中醫三人同說 我們不胡說，你們才混賬呢！

衆西醫 你們竟罵起人了。

衆中醫 難道讓你們動起洋鬼子脾氣，就不肯讓我們升上肝火嗎？

衆西醫 如此胡鬧，會開不成了。

衆中醫 會開不成，乃是你們的過失，與洋鬼子終是開不成會的。（他們一路

散去，一路叫罵：洋鬼子……）

衆西醫 程度真不夠，真不夠。（他們一路散去一路搖頭）（幕下）

第二幕 總統府辦公廳

[袁 (獨自一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甯可我負人，莫使人負我。昨夜，我看章某那樣神氣，似對我有暗害之意。幸得我掣肘得快。我想那婊子也是一路人呢。今日她又向我慫恿說什麼洋糖可治我糖尿病。今據中醫所說有毒，而據西醫所說則少用不妨礙。我想，總信中醫爲好。西醫不免有點洋鬼子氣，自來我就預防他。現在更怕他們與惡黨有相關係。至於這班穿長衣的中醫們則斷不敢有此大胆。現特暗飭密探偵察章某行動。我想做人真無趣味，連自家人與最信用的人都是眼底藏劍腹中藏刀。若做了皇帝後，不知又要引起多少敵人。但皇帝名聲大，做皇帝終比做人有趣味，所以無論如何總要試一試。(正在沉思個)

(小甲小乙如前打扮，鬼鬼祟祟出台。)

小甲小乙 祝望主上萬歲萬萬歲。



袁 小鬼頭，你們要作什麼把戲。

小甲 我昨夜夢中，我做了烏龜，在我背上爬出一條真龍，轉身一看，原來就是總統，這不是皇帝的見兆嗎？

（袁首肯）

小乙 我夢得更稀奇。我見了牛母後頭，牛母後頭是牛屁，生出了一條蛟龍，出世時天上見了五彩雲霓。那蛟龍力量好不偉大，一翻跳就將周圍毀成一片大池。我被池水浸了好久，忽聽蛟龍作愆口氣向我說，不必駭怕。他將我放在背上，我不駭異，忽然醒來覺是一夢，但已經滿身冷汗全褲潮流。這可見總統應運之時了。

袁 （首肯極感動）靜靜吧，切勿向外間道及。如有風聲，請看你們的頭。

（一傳令官入，手提許多名片向袁鞠躬說）：

籌安會會員求見。

袁 (看片後) 請。

(傳令官出，引進許多奇怪的文人打扮。)

衆人 敝會辦了好幾個月，結果，全國民意僉同，均說我國不宜共和，應請總統早登帝位以慰衆望。

袁 我能淺德薄，怎敢僭竊。

衆人 全國人心確實一致擁戴。

袁 容我好好細思一下。

衆人 總統若不俯從衆意，我們就要用強力將黃袍加身了。

袁 凡事都要細思，況且這個易制，關係重大，不能草草。諸君請退，自當不負雅意。

(衆人退出)

袁 (向小甲小乙說) 你看這班猴子，叫他們說，他們就這樣說，真學得肖，

哈哈！你們的夢，不久要實現了。

（前傳令官又進來說）

一班前遵命往閉議會的軍士請見。

袁 請！

軍官甲 托總統福庇，已將議院閉得不鬧出事。

軍官乙 有一二議員不肯出去，被我嚇打，他們就如鳥獸散了。

軍官丙 有幾個議員亂叫「非法非法」，但我將總統那些匯票散給他們後，他

們就同聲說：「應如此辦，應如此辦」了！

袁 多謝諸位費心，容日常有獎賞。

諸軍官 豈敢豈敢，感謝總統向來提拔之恩。

（諸軍官退出）

袁 （向小甲小乙）這班國民黨議員，天生成是我的敵人。他們口口聲聲說根

據某條憲法，某條律文。要將我向他們叩首屈膝戴德感恩。這可見他們思想拙昏，行爲乖舛。他們難道不知我是殺人不眨眼的魔君？什麼任命一個總長要求同意，費多少錢要請允准。請吧，衆位議員們！如今好了，此間大屋已經出租了。請你們去別處胡鬧吧。你們總要扣關也已無門。從今後任我自作自主。民國就是，帝國也是，誰敢道個字，不。反對我者，或用錢收買，或用兵打倒。贊成我者封官錫爵，身家長保。外國顧問已代我向外國鼓吹。內地督軍已帖服如走狗。所有百姓等於草囊，拉起一把攞拆一把。高興起來拿他玩耍。（小甲此時給他一枝雪茄煙）恰似這枝雪茄，要吸便吸，放下就熄滅。什麼民意，簡直是胡撒。民意如值得一文，我就不敢向他論價。那班籌安會們也是民意，幾個錢就買開了千萬口。算吧！國民黨先生們，感謝你們爲我造就這個天下！

（前傳令官又入）

總統，明早爲祭孔之期，請定何時動駕？

袁（沉思一下）就在七點吧。百官一齊六點先在聖廟伺候。

傳令官 知道了。（下）

（袁與小甲小乙譚下）

（幕下）

第三幕 孔廟佈景

贊禮官二三人，官吏若干人，均穿袁所製的古裝寬服高帽。

官甲 今日好冷，起得又早，有點傷風。（作打嚏個）

官乙 爲什麼不多穿些？

官甲 老實說，敝教育部好久未發餉呢。

官丙 我們陸軍部近來尙好，不免偏點了。

官丁 這是當然的，現在重武，武官應得優待。文官餓些也不算什麼緊要。

官甲 這是什麼話！

(忽聞喇叭聲)

衆官 總統駕到了。(衆人向袁鞠躬，袁答如儀。)

(袁，大服裝，跟隨小甲，小乙(如舊裝束)及許多軍官兵士們。)

袁 一切俱已齊備？

贊禮官們 齊備。

袁 如此就好行禮。

贊禮官 (唱)主祭就位。(袁中立，餘官各就列。)

贊禮官 (唱)跪，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興。

再跪，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興。

三跪，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興。

禮畢，請總統訓話。

袁 諸位，今日祭聖，行三跪九叩首禮，甚對。試想孔子那樣大聖人，不配我們多多跪拜嗎？今日有一班新青年，專學習外人皮毛，主張不要祭孔，主張廢去跪拜之禮。這是夷狄之教，不肯敬重君父師了。我不但想祭孔用跪拜禮，就是下屬對上司，還是要如此的。

（百官面面相覷，無言而退。）

袁 （向小甲小乙及兵士一切人們）你們請在門外等待吧。

袁 （獨自一人向孔子像）素王，讓我說句不客氣話，——你利用我，我利用你，豈不好嗎？你讓我爲中國皇帝，我推你爲天上太尊。我又要假借你名，推行我的新五倫。就是君命臣，臣當服事君。父不負教養之責，子則要孝敬親。妻敬夫，夫可不必愛妻，妾媵愈多愈耀門楣。朋友有利益的可以交與；無利益的勿相來往。我若得天下當把這些倫理實行。大成至聖先師呵！我們同辱同榮，同盛同衰。「洪憲」若興，聖廟有祭。帝國若亡，誰

來管你。話說不盡，暫止於此。我今日來的，是專誠請神給予一個啓示。（他在袋內摸出了一個「袁世凱」銀幣一元，丟落地下後，拾起一看，覺得滿意。幕同時下。）

### 第三齣

第一幕 在北京，中央公園的大柏下，夜景，甚黑暗。國民黨人三位，均學生裝束。

國民黨人甲 那老賊實在想做皇帝了。這個奸賊把前盡忠民國的宣誓竟忘記了

國民黨人乙 宣誓在他不過等於放屁！

他自少以來，不知宣誓了幾次。

除殺却他，別無良策。



國民黨人丙 除殺却牠，別無良策，爲民國流血，雖死猶值。

三人同聲說 爲民國流血，雖死猶值。

（障從黑暗中來）

三人同聲說 那個魔影就是他的催命使！

（障到，互相握手。）

障 諸事已經妥當籌備，

待後天，他往天壇祭天時，便是老賊魂歸地獄的日子！

三人同聲附和說 待他往天壇祭天時，便是老賊魂歸地獄的日子！

障 在此夜深入靜之際，

細聲吧，恐有暗探偵視，那邊樹中恍惚有人影呢。

（遠遠地有人影在動）

三人同聲說 不錯，恐是偵探，我們去看吧，如是，便殺却也，不好猶豫。

(四人往視，偵探假醉在地下夢囈。)

偵探 (作咻聲) 這個草地比我髮妻，更爲溫柔！

抱得緊緊不讓她走。

(又裝作嘔吐)

四人同說 這是一個醉鬼，放他吧。請往那邊商議我們的事吧。

(四人一路行，一路說笑。)

章 後天八點鐘間，他從前門過時，你們從城頂放下炸彈，包管他變成灰塵。

我在他車前算是記號。你們好好放落，勿顧及我。我已將身賣給民國了。

三人同聲說 我們已將身賣給民國了！

由天安排，由地葬埋，

我們四人，一同成灰。

同心共志，努力殺賊，

壯士一去，誓不復回？

（四人握手共下）

偵探 且喜草上有耳，聽得更明白清楚。（下）（幕下）

第二幕 在監獄中

李如潔，章偉民，呂阿黎，國民黨三人均上手箝。許多兵士，監獄官。袁世凱軍裝打扮。小甲，小乙，如舊狀。

袁 （向章偉民）真是妙計。我的小孩，你也如此！

（向李如潔）真是妙計。我的愛姬，你也如此！

李 （向袁怒視）你以爲一切女人都是奴隸？都是你的洩慾便器！

不要瞎眼，不必亂吠！

我生來就恨你。恨你這個不要民國的總統，不要人民的皇帝。（指章個）

我生來就愛伊，愛伊是誠實的男兒不怕死的烈士。

（說時，她靠近章，深深吻他，兩人抱得極緊）

（袁極怒視，又羞愧又妒忌。）

李 他是我獨一的愛人，我的靈魂已經好久嫁給伊。你能殺却我們身體，但不能剷滅的是我們愛情的真摯。

（他說時，頻頻親吻章的嘴。）

章

（向袁怒視）你的偵探固極靈敏，但你安能將全國人一網打盡？只要有一個烈士存在，你便不能好好安枕！我們犧牲，正償素願。你的生存，良心盡朽，比死猶慘。你以我先前諂媚，有愛於你？錯了，老賊，凡媚你者都要殺你。你除自己外別無同氣。不信，待將燈點在你臍上，然後始知你是孤孽，那時未免太遲。

國民黨三人同說 你這奸惡的老賊，騙了我們的民國。我們是民國的小孩，殺賊不死，我們死得也應該。待我們死後，變作厲鬼來與你算賬，那時才知

我們厲害。

[袁 (極沉思苦痛) 若將你們一齊放出，你們將何以報俺？我讓你們生命，你們肯讓我做皇帝？]

李，章，呂，國民黨人三同說 不肯！不肯！

[袁 (命兵士及獄官) 那麼，今夜十二點，便將他們一齊在此地鎗斃。(驕視

下)

[李 好！我們愛情如此天長地久！]

不願生分離，但願死在一塊！

民國萬歲！我們六人萬歲！

(彼此相親吻，互抱得極緊。)

國民黨三人呂阿黎 好！你們愛情如此天長地久！

不羨老賊生存，只羨和你們死在一塊！

民國萬歲！我們六人萬歲！

（幕閉）

第三幕 一大睡廳，前裝的中西醫生，兵士官吏，小甲，小乙，及盛裝的姬妾用人等。

袁（面死白色，睡在床中作夢嚙。）皇帝做不成了；雲南反了！各省又響應。親近的將領又反了！反了！反了！（作哭泣狀）

可憐老袁，不好好做總統，竟想做皇帝，而今連總統也做不成了！（嗚咽不止）

衆人齊說 請總統好好放心吧，各省都平安呢。

袁（作顛狂不懂狀）平安嗎？我肚子實在不平安呢。這裏（手指腹）全是尿

尿，別無物件。我真無法子，皇帝作不成了！我也不得活了！

西醫三人互相說 腸胃擁塞，神經錯亂，應先瀉一瀉。

中醫乙（作鄙視狀）西醫動不動就大瀉特瀉不止，我們中醫是極端反對的。

須知病人最重元氣。一瀉，元氣也就瀉去了。元氣一去，百邪交攻，現在總統如此失統，正見元氣不存，以致諸邪敢來搗亂，故我主張保存元氣為主。

中醫甲與丙附和說 這是根本之策，去百邪當先扶元氣，還請閣下堅決主張。

中醫乙 依鄙人意見，總統幾日來不能好好食飯，以致元氣空虛而成今日病症。所以攻賊上法應先充實自家軍械。故宜使總統照常食他素所喜歡的羹得又熟又硬的雞蛋八枚，然後又將我們特製的熟地一碗送下，如此保管元氣充足，好似家內軍實充足一樣，盜賊自然不敢來侵犯了。

中醫甲與丙 贊成！贊成！

西醫三人同說 這真怪論，如此食下，定不消化，豈不速死呢！

中醫三人 你們學洋鬼子的，那有我們世世祖傳的經驗對呢。聽我們主張吧。

西醫三人 不可能！不可能！

中醫三人 你們嚷什麼？還是我們去取決於總統吧。包管你們又如前時什麼「散家穉兒」那樣不見用了。

（中醫三人前就袁的病床間）

總統，還是喜歡中醫或是西醫的話？

袁（作蒙朧狀），是是，還是你們，你們中醫說得對！

（中醫同聲向西醫說），豈不是嗎？先讓我們奏功吧。

（於是他們將八枚雞蛋，一枚一枚整個地塞進袁的嘴內，袁作不能受狀。但他們一人壓住袁左手，一人壓住袁右手，一人硬將箸深深塞進到喉嚨去。塞後，又將一大碗一塊一塊的熱地塞進去。袁目凝，手抓腹作難過狀。）

中醫三人 好了，如此元氣一足，百邪就迴避了。



(西醫作暗笑)

袁

(手抓腹，口要吐又吐不出狀)好了，元氣充足了。

但這腹屎尿如何安置呢(又手抓腹作極痛苦狀。忽然大叫大嚷。)

李如潔！你來此什麼！呀！嚇死我了！他們一身都是血，血腥怪難嗅的！  
呀！他們都來扼住我喉了！(喉嚨作咯咯聲)要我命了！要我命了。(目暫變色，手繼續抓腹。)(又極力振作，要起身，但又放下狀。)(我要死了！抵當不住了！他們硬要拿我去。(又手附耳作聽狀)去吧去吧！不錯不錯！(袁目視廳中衆人後向他們說)請你們千萬不要忘記在我墓碑上，別的均不可寫，只寫「民國大罪人袁世凱之墓」就好了。(說到此，脚已挺直，氣已停止。)

(諸人一齊伏下。衆姬妾均靠死床旁作假哭狀。)(幕閉)

(但在台後，遠遠聞得許多民衆歡呼：「民國大罪人袁世凱已死了！

民國大罪人袁世凱已死了！——之聲。及許多唱國歌之聲。台下同時奏  
 中華民國國歌。〕「完」

袁世凱「後記」

袁世凱一劇，自構意至寫竣，經過時間僅十餘點鐘，所以草率，當然缺點甚多，但作者正要借此給讀者一個新文學——爛熳派文學的一些大觀念，使於其中見到其突兀滑脫，隨意創造，隨手拈來，特意在寫袁的心理不是在寫其歷史也。人情劇（廣義作「人情人學」）的長處誠如露俄所說，在能將人性怪惡與偉大及各種矛盾與複雜的性格盡量寫出。至於作者又望在此劇中將怪惡變成偉大。此點當然極難達到；時間，才能，及經驗，均不容作者輕易達到呢。但作者並不由此灰心。在此「處女作」上，已具端倪了；後有機會當再來試一試。

民國十八年五月巴黎近郊

27

11302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偉大怪惡的藝術 (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作者 張競生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不准翻印

81

112302 812

(2)

